

子史精華

426
19





子史精華卷八十四

倫常部四

兄弟

寬裕以誨比順以敬

管子為人兄者

友兒

墨子君子莫若欲為惠君

忠臣慈父孝

同師而學

列子昔有昆弟三人游齊魯之道而歸

兄弟

有弟而止注言人之性舍長而視幼故啼

緩儒弟墨

莊子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祇三年而為一河潤九

里澤及三族使其一與辨其父助從十年而緩自殺

敬詘不苟

荀子請問為人兄曰慈愛而見友請問為

人弟曰

曼面為姊 揚子政也為嚴氏犯韓刺相俠累 兄弟

子史精華 卷八十四 倫常部 兄弟

為言高祖曰某非忘封之也為其母不長者耳於巨嫂見有叔

是乃封其子信為美頡侯按漢書樸釜作轅釜

如此不如無有史記陳丞相世家少時家貧好讀書有田三十畝獨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為人

長美色人或謂陳平日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嫉平之不視家

生產日亦食糠覈耳伯聞之逐其婦而棄之

先後史記封禪書神君者長陵女子以子死見神於同產

漢書兩龔傳大夫其上子若孫若同產子一讓爵辟兄漢

人注師古曰同產兄弟也同產子即兄弟子也

韋元成傳初元成兄弘為大常丞職奉宗廟典諸陵邑煩劇多

罪過父賢以弘當為嗣故赦令自免弘懷謙不去官及賢病篤

弘竟坐宗廟事繫獄罪未決宗家問賢當為後者賢悲恨不肯

言於是賢門下生博士義倩等與宗家計議共矯賢令使家丞

上書言大行以大河都尉元成為後賢薨元成在官聞喪又言

當為嗣元成深知其非賢雅意即陽為病狂臥便利妄笑語昏

亂徵至長安既葬當襲爵以病狂不應召大鴻臚奉狀章下丞

相御史案驗元成素有各聲士大夫多疑其欲者案

事丞相史廼與元成書曰古之辭讓必有文義可觀故能垂榮

於後今子獨壞容貌蒙恥辱為狂癡光曜掩而不宣微哉子之

所託名也僕素愚陋過為宰相執事願少聞風聲不然恐子傷

高而僕為小人也元成友人侍郎章亦上疏言聖王貴以禮讓

為國宜優養元成勿枉其志使得自安衡門之下而丞相御史

遂以元成寔不病劾奏之有詔勿劾引拜元成不得已受爵宜

帝高其節以元成為河南太守漢書馮立傳立居

兄弘太山都尉遷東海太守相代為太守職公廉治行略與

野王相似而多知有恩貸好為條教吏民嘉美野王立後漢書

民政如魯衛德化鈞大馮君小馮君俱為諸儒所稱魯恭傳

子史精義

卷八十四

倫常部

兄弟

三

五與母及不俱居太學習魯詩閉戶講誦絕人間事兄弟
糧皆辭不受恭憐不小欲先就其名託疾不仕郡數以禮請謝
不肯應母強遣之恭不得已而西因留新豐教授建初初不舉
方正恭乃欲先就其名見讓國至行後漢書丁鴻傳初繼從世
始為郡吏上讓國至行祖征伐鴻獨與弟盛居憐
盛幼小而共寒苦及繼卒鴻當襲封上書於盛不報既葬
廼挂練經於塚廬而逃去留書與盛曰鴻貪經書不顧恩義弱
而隨師生不供養死不飯哈皇天先祖並不祐助身被大病不
任茅土前上疾狀願辭爵仲公章寢不報迫且當襲封謹自放
棄逐求良醫如遂不瘳永歸溝壑鴻初與九江人鮑駿同事桓
榮甚相友善及鴻亡封與駿遇於東海陽狂不識駿駿乃止而
讓之曰昔伯夷吳札亂世權行故得申其志耳春秋之義不呂
家事廢王事今子呂兄弟私恩而絕父不滅之基可謂智乎鴻
感悟垂涕歎息廼還就國開門教授鮑仲公見不如孝也鮑
駿亦上書言鴻經學顯宗甚賢之

書趙孝傳孝弟禮為餓賊所得孝聞之即自縛詣賊曰禮久餓
羸瘦賊大驚並放之謂曰可且歸更持米糲來孝
求不能得復往報賊願就烹眾異之遂不害鄉黨服其義州郡
辟召進退必目禮舉孝廉不應永平中辟太尉府顯宗素聞其
行詔拜諫議大夫遷侍中又遷長樂衛尉復徵弟禮為御史中
丞禮亦恭謙行已類於孝帝嘉其兄弟篤行欲寵異之詔禮十
日一就衛尉府大官送十日一就衛尉府相對盡歡見閉戶自
供具令其相對盡歡後漢書繆彤傳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業及各娶妻諸婦遂
過後漢書繆彤傳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業及各娶妻諸婦遂
分異又數有鬪爭之事彤深懷憤歎乃日繆彤
汝修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以齊整風俗奈何不能正八龍後
其家平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遂更為敦睦之行漢
書荀淑傳有子八人儉緝靖熹汪爽肅專並有名稱時人謂之
十子初荀氏舊里名西豪頽陰令渤海苑康以為昔高陽氏有
才子八人今荀氏亦有八後漢書賈彪傳初彪兄弟
子故改其里曰高陽里賈氏三虎三人並有高名而彪最優

子史詩集 卷八十四 倫常部 兄弟

故天下稱曰

偉節最怒按偉節彪字

左右手

後漢書袁譚傳兄弟者

許武割產

後漢

書許荆傳祖父武太守第五倫舉為孝廉武曰二弟晏普未顯欲令成名乃請之曰禮有分異之義家有別居之道於是共割

財產曰為三分武自取肥田廣宅奴婢強者二弟所得並悉劣少鄉人皆稱弟克讓而鄙武貪婪晏等曰此並得選舉武乃會

宗親泣曰吾為兄不肖盜聲竊位二弟年長未豫榮祿所以未得分財自取大譏今理產所增三倍於前悉自推二弟一無所

留於是郡中翕然遠近稱之

密謀豫藏匿燮

後漢書李燮傳初固既策罷知不免禍乃遣三子歸鄉里時燮

年十三姊文姬為同郡趙伯英妻賢而有智見二兄歸具知事本默然獨悲曰李氏滅矣自太公已來積德累仁何以遇此

與二兄一託言還京師人咸信之有頃難作下郡收固三子二兄受害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

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感其義乃將燮乘江東下入徐州界內令燮各姓為酒家傭而成賣卜於

市各為異人陰相往來燮從受學酒家異之意非恒人以女妻燮燮專精經學十餘年間梁冀既誅而災皆屢見明年史官上

言宜有赦令又當存錄大臣宛死者子孫於是大赦天下并求固後嗣燮乃以本未告酒家酒家具車重厚遣之皆不受遂還

鄉里追服姊弟相見悲感傍人既而戒燮曰先公正直為漢忠臣而遇朝廷傾亂梁冀肆虐令吾宗祀血食將絕今幸弟而得

濟豈非天邪宜杜絕眾人勿妄往來慎無一言加於梁氏姊弟加梁氏則連主上禍重至矣唯引咎而已燮謹從其誨

相見悲感傍人

見

馬氏五常白眉最良

蜀志馬良傳馬良兄弟五人並有才名鄉里謂

之諺曰

公會相見退無私面

吳志諸葛瑾傳建安二十

與其弟亮俱

八達

晉書安平王孚傳安平獻王孚字叔達宣帝次弟也初孚長兄朗字伯達宣帝

字仲達孚弟植字季達恂字顯達進士惠達通

字雅達敏字幼達俱知名故時號為八達焉

有兄風不

晉書

王孚傳明帝嗣位欲用孚問左右曰一六龍晉書溫羨

答云似兄天子曰吾得司馬懿二人復何憂哉傳祖悅魏

揚州刺史父恭濟南太守兄弟晉書

六人並知名於世號曰大丈夫豈當以老姊求名

傳奕有寡姊隨奕之官姊一僕多有姦犯而為人所陸三

糾奕省按畢曰一遂遣而不問二陸三

張晉書張亢傳亢字季陽才藻不逮二昆亦有屬綴又人琴俱

亡晉書王徽之傳獻之卒徽之奔喪不哭直上靈牀坐取獻葉

之琴彈之久而不調歎曰嗚呼子敬一因頓絕

頽荆枝華承棣晉書孝友傳序夫天倫之重共氣分形心睽

瘦狗急難之情讓果同衾盡歡愉性合則乃有推肥代

之致緬窺細素載流塵躅者歟推肥代瘦讓果同衾性不

畏病晉書庾亮傳亮少履勤儉篤學好問事親以孝稱咸寧

中大疫二兄俱亡次兄毗復殆癘氣方熾父母諸弟皆出

次於外袞獨留不去諸父兄強之乃曰含笑先嘗宋書張暢傳

袞一遂親自扶持晝夜不眠弟牧嘗為獠

犬所傷醫者云食蝦蟆可療牧難之籬隔門庭宋書謝瞻傳弟

暢一牧因此乃食由是遂愈晦時為宋臺石

衛權遇已重於彭城還都迎家賓客輻輳門巷填咽時瞻在家

驚駭謂晦曰汝名位未多而人歸趣乃爾吾家素以退為業不

願干豫時事交遊不過親朋而汝遂勢傾朝野奉兄如父宋書

此豈門戶之福耶乃一曰吾不忍見此蔡廓

傳一軌一家事大小皆諮而後行公祿賞賜一皆入軌有

所資須悉就典者請焉從高祖在彭城妻郗氏書求夏服廓答

書曰知須夏服計給事世論猶在兄後宋書羊欣傳義熙中弟

自應相供無容別寄濁酒忘愁圖籍

諮議參軍鄭鮮之曰羊徽一時美器一恨不識之即板欣補右將軍劉藩司馬

相慰宋書王微傳一字之書必共詠讀一句之文無不研賞

吾所以窮而不憂實賴此耳按微告弟

子史精華 卷八十四 倫常部 兄弟

僧謙靈 宋書王曇首傳 唯取圖書 少弟也幼有業尚除著作郎不就兄弟分財

曇首 而巳 若但如臣門戶何寄 宋書王曇首傳行至彭城高祖大會戲馬臺豫坐者皆賦詩曇

首文先成高祖覽讀因問弘曰卿弟如何 高祖大笑 阿連才悟 宋書謝靈運傳惠連

卿弘答曰 幼有才悟而輕薄不為父方明所知靈運去永嘉還始寧時方明為會稽郡靈運嘗自始寧至會稽造方明過視惠連大相知

賞時長瑜教惠連讀書亦在郡內靈運又以為絕倫謂方明曰 如此而尊作當兒遇之何長瑜當今仲宣而給以下

客之食尊既不能禮賢宜以 貧家好食致飽而去 宋書朱條之

長瑜還靈運靈運載之而去 恩情姊在鄉里饑寒不立未嘗供贍嘗往視姊姊欲激之為設

菜羹粗飯脩之曰此乃 為益州刺史携姊之鎮分祿 携姊之鎮分祿供贍 見阿于 宋書

吐谷渾傳後廐追思渾作阿 推財與弟 齊書褚淵傳淵 張

于之歌鮮卑呼兄為 氏五龍 齊書張岱傳岱少與兄太子中舍人寅新安太守鏡 廉

勝獨立十倍於我 齊書褚淵傳 從兄淵謂人曰從弟 乃 我能死爾能報 齊書

也 腰鼓兄弟 齊書沈冲傳冲與兄淡淵名 我能死爾能報 沈文

季傳父慶之宋司空為景和所殺兵仗圍宅收捕諸子文季長 兄文叔謂文季曰 遂自縊文季揮刀馳馬去收

者不敢追 外朗內潤 齊書衡陽王道度傳道度太祖長兄也與

宗答曰其兄 皆良璞也 皆良璞 見 時人呼為四皓 齊書徐伯珍傳

弟 皆良璞也 皆良璞 見 時人呼為四皓 齊書徐伯珍傳

首相對 比之姜肱兄弟 梁書張弘策傳兄弟友愛不忍暫

凡為人長殊復不易

梁書徐勉傳嘗為書誠其子崧曰若有所收穫汝可自分贍內外大小宜

令得所非吾所知又復沾之諸女耳汝既居長故有此及

當使中外諧緝人無間言先物後已然後可貴

迎居官舍參分祿秩

梁書樂藹傳藹姊適徵士劉虬亦明識有禮訓藹為州姊

稱同乘而歸

梁書傳映傳映字徽遠昭弟也三歲而孤兄弟友睦脩身厲行非禮不行始昭之守臨海陸倕餞之

賓主俱歡日昏不反映以昭年高不可連夜極樂乃

自往迎候

梁書夏侯夔傳六年轉使持節督豫淮陳穎建霍義七州諸軍

事豫州刺史夔兄宣先經此任至是夔又居焉兄弟並有恩惠

於鄉里百姓歌之曰我之有州

弟敷政優優在州七年甚有聲績遠近多附之

起

梁書韋放傳放性弘厚篤實輕財好施於諸弟尤雍睦

每將遠別及行役初還

時稱為三姜

四裴

梁書裴子野傳字幾原河東聞喜人晉太子左率

謝有覽舉王

康八世孫兄黎弟楷綽並有盛名所謂

有養炬

梁書王筠傳筠幼警寤七歲能屬文年十六為芍藥賦甚美及長清靜好學與從兄泰齊名陳郡謝覽覽弟舉

亦有重譽時人為之語曰

炬是泰養即筠並小字也

馭二龍於長途騁騏驥於

千里

梁書江革傳建安王為雍州刺史表求管記以革為征北

記室參軍帶中廬舍與弟觀少長共居不忍離別苦求同

行乃以觀為征北行參軍兼記室時吳興沈約樂安任昉並相

賞重昉與革書云此段雍府妙選英才文房之職總卿昆季可

謂

騶分兩陛

梁書張緬傳大同四年元日舊制

僕射中丞坐位東西相當時緬兄

續為僕射及百司就列兄弟

前代未有也時人榮之按縮緬第四弟

識藝過臣飲酒不及

於覽對曰

甚遠惟

大小王東陽

梁書

王承

於覽對曰

甚遠惟

大小王東陽

王承

傳朱昇用事車馬常填門魏郡申英指昇門曰此中輻輳皆以利往能不至者惟有

穉作兩到梁書到溉傳時以溉洽兄弟比之二陸故世祖贈詩曰魏世重雙丁晉朝稱二陸何如今復似凌寒

竹大小南郡梁書劉之亨傳代兄之選為安西湘東王長史南郡太守在郡有異績數年卒於官時年五十荆土

至今懷之不忍斥其名比謝氏烏衣之遊梁書蕭介傳介性高

號為南郡一云探從兄珍素及洽從弟淑等文酒噬家人梁書劉覽傳除尚書

賞會時人以私姊夫御史中丞褚潛從兄吏部郎孝綽在職頗通賈貨三筆

覽劾奏並免官孝綽怨之嘗謂人曰大醫行路覽六詩梁書劉潛傳潛字孝儀秘書監孝綽弟也幼孤與兄弟相

也兄弟九人並知名當世梁書杜崩傳崩幼安兄嵩岑從

相代為殿中梁書到沆傳天監三年詔尚書郎在職清能或人

溉洽並有才名時皆才高妙者為侍郎以沆為殿中曹侍郎沆從父兄

一當世榮之三妹並有才學梁書劉孝綽傳其一

一陳書虞寄傳大同中嘗驟雨殿卿家士龍前往往有雜色寶珠梁武觀之

一陳書周弘正傳王僧甚有喜色寄因上瑞雨頌帝謂寄兄兩周辯之討侯景也弘正

一與弘讓自拔迎軍僧辯得之甚喜即日啓元帝元帝謂朝士曰

大小僕射陳書袁憲傳遷右僕射參掌選事先是憲長兄簡懿

一僕射憲為對惠連輒得佳語南史謝惠連傳年十歲能屬

一朝廷榮之嘗於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忽夢見

惠連即得池塘生春草大以為工常云此語有神功非吾語也

雙珠

南史謝靈運傳孟顓字彥重平昌安邱人衛將軍昶弟也昶顓並美風姿時人謂之

銓錫二王可

謂玉昆金友

南史王份傳長子琳字孝璋位司徒左長史琳齊代取梁武帝妹義興長公主有子九人並知名長

子銓字公衡美風儀善占吐尚武帝女永嘉公主拜駙馬都尉銓雖學業不及弟錫而孝行齊焉時人以爲

何氏三高

南史何允傳初允二兄求點並棲遁求先卒至是允又隱世號點爲大山允爲小山亦曰東山

兄弟發迹雖異克終皆隱世謂

大山小山

見若蜂腰南史周朗傳弘讓弟弘直方雅敦厚氣調

高於次昆或問三周孰賢人曰

柳氏二龍

南史柳惔傳惔好學工製文尤善音律少與長兄悅齊名王儉

謂人曰

卿文弟武

南史齊南豐伯穎胄傳穎胄好文義弟穎基好武勇武帝登烽火樓

詔羣臣賦詩頌胄詩合旨上謂穎

三陸

南史陸慧曉傳三子僚任僊並有美名時人謂

之年爲廣陵兄明爲廣陵弟

魏書廣陵王羽傳高祖幸羽第與諸弟言曰朕昨親受人訟始

知廣陵之明耳咸陽王禧對曰臣

並爲上賓

魏書

間大肥傳太祖時與其弟大溼倍隨率宗族歸國太祖善之尚華陰公主賜爵其思子與其弟

濟濟王家兄弟

魏書王慧龍傳自慧龍入國三世一身至瓊始有四子長子遵業風儀清秀涉歷經史位著作

佐郎與司徒左長史崔鴻同撰起居注遷右軍將軍兼散騎常侍慰勞蠕蠕乃詣代京採拾遺文以補起居所闕與崔光安豐

王延明等參定服章及光爲肅宗講孝經遵業預講延明錄義並應詔作釋奠侍宴詩時人語曰

首同居

魏書寇治傳治兄弟並孝友敦穆

有義有禮房家兄弟

魏書房景伯傳景伯

性淳和涉獵經史諸弟宗之如事嚴親及弟伎亡蔬食終喪期不內御憂毀之容有如居重其次弟景先亡其幼弟景遠期年

哭臨亦不內寢鄉里為之

危坐相敬如對賓客

魏書房景先傳景先沈敏方正

事兄恭謹出告反面晨昏參省側

同盤而食

魏書楊椿傳吾兄弟若在家必

相待吾兄弟八人今存者有三是故不忍別食也

大崔生小

崔生

魏書崔亮傳父元孫劉駿尚書郎劉彧之偕立也彧青州刺史沈文秀阻兵叛之彧使元孫討文秀為文秀所害亮

母房氏携亮依冀州刺史崔道固於歷城道固即亮之叔祖也及慕容白曜之平三齊內徙亮為平齊民時年十歲常依季父幼孫居家貧傭書自業時隴西李冲當朝任事亮從兄光往依之謂亮曰安能久事筆硯而不往托李氏也彼家饒書因可得學亮曰弟妹飢寒豈可獨飽自可觀書於市安能看人眉睫乎光言之於冲冲召亮與語因謂亮曰比見卿先人相命論使人胃中無復休迫之念今遂亡本卿能記之不亮即為誦之涕淚交零聲韻不異冲甚奇之迎為館客冲謂其兄子彥曰

寬和篤雅汝宜友之

峭雙生

魏書崔光詔傳光詔與弟光伯

整清徹汝宜敬之二人終將大至

魏書崔光詔傳吾兄弟自幼及

特相衣服飲食未曾一片不同

魏書吳悉達傳昆弟同居四十

於兒女官婚榮利之讓逸競勞

魏書王昕傳昕母清河崔氏學餘載閨門和睦

儉年糊餽不繼賓

北齊書王昕傳昕母清河崔氏學

客經過必傾所有

北齊書王昕傳昕母清河崔氏學

號

北齊書孫靈暉傳馬子結者其先扶風人

三馬俱白眉

也世居涼土太和中入洛父祖俱清官子

結兄弟三人皆涉文學陽休之牧西充子廉子尚子結與諸朝士各有詩言贈陽總為一篇酬答即詩云

周書蘇亮傳亮少與從弟綽俱知名然綽文章少

不逮亮至於經畫進趣亮又減之故世稱

牛弘傳有弟曰彌好酒而酣嘗因醉射殺弘駕車牛弘來還宅其妻迎謂之曰叔射殺牛矣弘聞之以無所怪問直答云

坐定其妻又云叔忽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一門二王隋書乞伏慧傳

齊文襄帝時為行臺左丞加蕩寇將軍累遷右衛將軍太僕卿

自承寧縣公封宜民郡王其兄貴和又以軍功為王一

稱為貴顯盧家千里釋奴龍子隋書盧昌衡傳昌衡小字龍子風神澹雅容止可法博涉經史工草行書

從弟思道小字釋奴宗中俱稱英妙故幽州為之語曰盧陽烏兄弟及播昆季

當世莫逮北史楊播傳播家世純厚並敦義讓昆季相事有如父子播性剛毅弟椿津恭謙兄弟旦則聚於廳堂終

日相對未嘗入內有一美味不集不食廳堂間往往幃幔障障

為寢息之所時就休偃還共談笑椿津年過六十並登台鼎而

津旦暮參問子姪羅列階下椿不命坐津不敢坐椿每近出或

嘗椿命食然後食初津為肆州椿在京宅每有四時嘉味輒因

使次附之若或未寄不先入口椿每到所寄輒對之下涕一家

之內男女百口總服同饗庭無間言魏世以馬姊妹為如姬北史

來惟有一傳休弟賁子愨字長謙幼聰敏濟州刺史盧尚之欲以長女妻

之休子悽為長謙求尚之次女曰家道多由婦人欲令一

於是一尚之感其義大小二北史崔休傳長謙與休第二子仲

於是同日成婚文同年而月長其家謂之一

三武北史陸侯傳寬字仁惠太子中舍人待詔文林館四括

四黃北史李士謙傳案趙郡李氏出自趙將武安君牧當楚漢

之際廣武君左車則其先也左車十四世孫恢字仲興漢

桓靈間高尚不仕號有道大夫恢生定字文義仕魏位漁陽太

守有子四人並仕晉平字伯括為樂平太守機字仲括為國子

博士隱字叔括保字季括位並尚書郎兄弟皆以儒素著名時

謂之一機子楷字雄方位書侍御史家於平棘南有男子五

人輯冕茱勁獻輯字獲宗冕字仲黃茱字季黃勁字少黃皆卿

獻字幼黃並以友悌著美為當世所宗時所謂一者也

相才

舊唐書溫大雅傳彥博幼聰悟有口辯涉獵書記初其父友薛道衡李綱常見彥博兄弟三人咸歎異曰

也 學業顏優職位溫盛

舊唐書溫大雅傳初大雅在隋與顏師魯俱在東宮顏博與師魯弟愨楚同直

內史省彥博與愨楚弟游秦典校秘閣二家兄弟各為一兄弟時人物之選少時

自相替代

舊唐書韋思謙傳承慶自鳳閣舍人以疾去職則天召嗣立謂曰卿父往日嘗謂朕曰臣有兩男忠孝堪

事陛下自卿兄弟幼職如卿父言今授卿鳳閣舍人令卿

舊唐書穆贊傳贊兄弟俱有合譽而和粹世以滋味目之贊俗而有格為一質美而多入為一員為一賞為一近代士大夫言家法者

棠棣碑 舊唐書賈敦實傳咸亨元年累轉洛州長史甚有惠政初敦實為洛州刺史百姓共

樹碑於大市通衢及敦實去職復刻石頌美立於兄之碑側時人號為

太冲無兄孝端無弟

書李知本傳父孝端隋獲嘉丞初孝端與族弟太冲俱有世閥而太冲官宦最高孝端方之為劣鄉人為之語曰

大秦君小秦君

舊唐書秦景通傳與弟暉尤精漢書當時習漢書者皆宗師之嘗云景通為

暉為一若不經其兄弟指授則謂之不經師匠無足採也

時方楠氏 舊唐書賀德仁傳德仁少與從兄德基俱事國子祭酒周弘正咸以詞學見稱時人語曰學行可師賀德

基文質彬彬賀德仁德仁兄弟八人一人之

伯山為會稽太守改其所居其滂里為高陽里

王氏三珠樹 舊唐書王勃傳勃六歲解屬文構思無滯詞情英邁

與兄勗處才藻相類父友杜易簡常稱之曰此

也 燕見終日如布衣禮 唐書韓元嘉傳與弟靈夔友愛

對管華近 唐書溫大雅傳高祖鎮太原厚禮之兵與引為

大將軍府記室參軍主文檄帝受禪與竇威陳叔達討定儀典

遷黃門侍郎而彥博亦為中書侍郎

帝常從容謂曰

我起晉陽為卿一門耳進工為粥療須唐書李勣傳性友愛其姊病嘗自一而一其

且老雖欲數進粥尚幾何自比王謝從兄淮並以文翰居要

官每宴私江東三岑唐書岑義傳第進士累遷太常博士坐

時弟仲翔為長洲令仲沐為深水令皆有治績宰相宗楚

崔家唐書崔琳傳琳開元中為中書舍人遷太子少保與文詞

類兄唐書白敏中傳武宗雅聞白居易名欲召用是時居易足

而有器識三列宿唐書韋湊傳韋湊字彥宗京兆萬年人祖

叔謙兄主爵郎中季花萼集唐書李又傳又事兄尚一尚貞孝

一集號李八院相對唐書裴寬傳寬兄弟八人皆擢明經任臺

稱常擊鼓會食擊鼓會食見韋趙兄弟人之杞梓唐書韋述傳

亦亞述與道對為學士與迪並禮官縉紳高之時趙冬衣冠光

是播兄弟故開元天寶間播兄弟七人皆擢進士第為唐書崔暉

三楊唐書楊憑傳善文辭與弟凝凌皆有德星堂唐書崔暉

世總麻同爨兄弟六人至三品邠郾凡為禮部五吏部再唐

與無有也居德光里構便齋宣宗聞而歎曰郾一門孝友可為

兆民即其里為德星社云大小大夫唐書李光進傳王承宗

光進為都將時光顏亦至昆弟若五星唐書竇羣傳羣兄常牟

大夫故軍中號昆弟若五星弟庠鞏皆為郎工詞章

為聯珠集行於世義
取一然
對擁旌節
唐書楊汝土傳開成初由兵部侍郎為東川節度使時嗣復鎮

西川乃族昆弟
陸家姑
唐書張巡傳巡有姊嫁陸氏為

五龍
宋史竇儀傳儀學問優博風度峻整弟儼
二宋
宋史宋庠

字子京與兄庠同時舉進士禮部奏祁第一庠第三章獻太后
不欲以弟先兄乃擢庠第一置祁第十人呼曰

三孔
宋史孔文仲傳初文仲與弟武仲
名滿天下
宋史洪适

三年與弟遵同中博學宏辭科後三年
瓜果必相待共嘗
宋史

弟邁亦中是選由是三洪文
愚傳父善應家貧諸弟未製衣不敢衣已製
未服不敢服一之微
孫逢吉字從之弟逢年逢辰皆

有文學行義時稱
相為師友
宋史陸九齡傳與弟

不同學者
四桂
金史李獻能傳獻能昆弟皆以文學名從兄獻

號一陸
卿獻誠從弟獻甫相繼擢第故李氏有

世號雙壁
元史夔夔傳兄回回字子淵與弟夔
諤諤之弟
劉向

父無諤諤之子兄無
秋風牽手相提笑語
焦氏易林

季舞燕
劉熙釋名青徐人謂長婦曰
長禾苗先生者曰

樂以喜
植熟
植取名於此也荆豫人謂長婦曰
熟祝也祝始

况父法
班固白虎通謂之兄弟何兄者况也
二鳳
常璩華陽

字超宗蜀郡成都人也軫二子長子毗字
難兄難弟
劉義慶世

長基少子秀字彥穎珪璋琬琰世號
子長文有英才與季方子孝先各論其父功德爭之
皆玉
劉義

不能決咨於太邱太邱曰元方
為季方
為

說或問汝南許章曰叔慈慈明孰賢
蜀得龍吳得虎魏得狗
劉

日二荀
也慈明外朗叔慈內潤

子史青善
卷八十四倫常部
兄弟
左

慶世說諸葛瑾弟亮及從弟誕並有盛名各在一國於是以為
其
吳朝服
其弘量
吾家晏平仲
劉峻世說注晉陽秋庾冰字季堅太尉亮
之弟也少有檢操亮常器之曰

堂前紫荆

吳均續齊諧記京兆田真兄弟三人共議分財生
贊皆平均惟

日就截之其樹即枯死狀如火然真往見之大驚謂諸弟曰樹
本同株間將分斫所以顛顛是人不如木也因悲不自勝不復
解樹樹應聲榮茂兄弟
相感合財寶遂為孝門
其見從因名曰
前襟後裾
顏氏家訓兄弟者分形連氣之人
縣秭與姊同
食則同案衣則傳服學則連業遊
則共方雖有悖亂之人不能不相愛也
僕妾為雀鼠妻子為風
雨
猶居室一穴則塞之一隙則塗之則無頽毀之慮如雀鼠之

不郵風雨之不防壁陷楹淪無可救矣

向來未著衣帽
顏氏家訓沛國

劉璉嘗與兄璉連棟隔壁璉呼之數聲不應良久方答璉
怪問之乃云
故也以此事兄可以免矣
各臥

東西壁一牀

劉肅大唐新語馬元常闔門孝友天下無比或居
兄弟服制書則從事夜則盡會禮堂雖病亦

除服乃歸私室
雙舉
石同以茂才應舉所司以兄弟不可兩
收將罷越石楚金辭曰以順則越石長以才則楚金不如請某
退時李績為州牧歎曰貢才本求才行相推如此可

兩人同赴上
楊氏兄弟賓客皆同穆氏兄弟賓客各殊
李肇國史補貞

元中楊氏穆氏兄弟人物氣槩不相上下或言
以此為優劣
自乳兒子

李肇國史補元魯出
數
自與洗沐同榻而寢
趙璘因

子史精華卷八十四

陽鄭還古少有俊才嗜學而天性孝友有堂弟浪跡好吹噓策
投許昌軍為健兒還古使使召之
所知之為方鎮者求補
他職姻族以此重之
有寡姊在家時洛中物價翔貴難致口腹庾常于
其姊始言所愛小男以餉之同官初甚鄙笑後知之咸嘉
歎以將略顯用儒術進
邵博聞見後錄文中子王通字仲淹河
東龍門人六代祖元則仕宋歷太僕國
子博士兄元謨
而元則
三羅
羅隱兄弟俱有文時號

子史精華卷八十五

倫常部五

朋友

交慶

管子孝弟者仁之祖也忠信者一之也

寡交多親

管子謂之知人

鳥集之交

管子

與人交多詐偽無情實偷取一切謂之

鳥集之交初雖相驩後必相咄

初驩後咄

見天生朋

以為夷吾舌

管子身死舌焉得生哉按朋謂隰朋也其

先生施教弟子

是則

管子溫恭自虛所受是極

貴師愛資

老子善人者不善人之資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

不其不其
其雖智大逃
湛蘭
晏子今夫蘭本三年而成湛之苦酒則君
子不近庶人不佩湛之縻醢而賈匹馬矣

子史精華

卷八十五

倫常部

朋友

為五色故染不可不慎也管鮑善交列子管夷吾鮑叔牙二人相友甚戚同
子小白齊公族多寵嫡庶並行國人懼亂管仲與召忽奉公子
糾奔魯鮑叔奉公子小白奔莒既而公孫無知作亂齊無君二
公子爭入管夷吾與小白戰于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既立
脅魯殺子糾召忽死之管夷吾被囚鮑叔牙謂桓公曰管夷吾
能可以治國桓公曰我讎也願殺之鮑叔牙曰吾聞賢君無私
怨且人能為其主亦必能為人君如欲霸王非夷吾其弗可君
必舍之遂召管仲魯歸之齊鮑叔牙郊迎釋其囚桓公禮之而
位於高國之上鮑叔牙以身下之任以國政號曰仲父桓公遂
霸管仲嘗嘆曰吾少窮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多自與鮑叔不
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大窮困鮑叔不以我
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
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北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
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
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

叔也此世稱一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見連墻二十年

不相謁請列子子列子既師壺邱子林友伯昏瞽人乃居南郭

與辨無不聞而與南郭子一若不相見者門之徒役以為子列子與南郭子有敵不疑有自
楚來者問子列子曰先生與南郭子奚敵子列子曰南郭子貌
充心虛耳無聞目無見口無言心無知形無惕往將奚為雖然
試與子皆往閱弟子四十人同行見南郭子果若欺魄焉而不
可與接顧視子列子形神不相偶而不可與群南郭子俄而指
子列子之弟子末行者與言衍衍然若專直而在雄者子列子
之徒駭之反舍咸有疑色子列子曰得意者無言進知者亦無
言用無言為言亦言無知為知亦知無言與不言無知與不知
亦言亦知亦無所不言亦無所知亦無所言亦無所知如斯
而已汝奚廢藥列子列子提履徒跣而走暨乎門閭曰先生既
妄駭哉來曾不乎注廢置也曾無善言以當藥石

也請為父子

列子甘蠅古之善射者毅弓而獸伏鳥下弟子名飛衛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矣紀昌歸偃臥其妻之

機下以目承牽挺二年之後雖末倒背而不瞬也以告飛衛
飛衛曰未也亞學視而後可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告我昌
以蹙懸虱於牖南面而望之旬日之間浸大也三年之後如車
輪焉以觀餘物皆邱山也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簞射之貫虱
之心而懸不絕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拊膺曰汝得之矣紀昌既
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已者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相遇于野
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而墜於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
紀昌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扞之而無差焉於是二
子泣而投弓相拜於途
造
父師泰豆
列子曰一氏三年一眄也
列子自吾之事夫子友若人
口不敢言利害始得夫子一而已五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
庚言利害夫子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庚無是

非從口之所言庚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九年之後

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亦不知彼之

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夫夫子之為我師若人之為我友內外進矣

五年一笑見七年一竝坐見

中分魯莊子常季問於仲尼曰王賈兀者也從之游者與夫子

無形而心虛往實歸見洗我以善莊子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

成者耶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不知先生之耶吾與夫子游

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

索我於形骸之形骸內外見莫逆於心莊子子祀子輿子犁子

外不亦過乎以無為首以生為脊以死為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

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遂相與為友鑪捶間

莊子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智皆在

一之耳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使我乘成

以隨先 裹飯往食 莊子子與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 操拔簞

生耶 與視腎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 莊子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視腎學生吾子

以待門庭 莊子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

於夫子 淡若水甘若醴 莊子君子之交 小人

故以合者則 奔逸絕塵 莊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

無故以離 擁杖投杖 莊子柯荷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

而回瞳若 隱几闔戶晝瞑柯荷甘日中參戶而入曰

老龍死矣神農隱几 而起曝然 而笑曰天知予僻

陋慢訑故棄予而死已矣夫子無所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 鋤

色 莊子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 其 別墨 莊子相里勤之弟子

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謫不同相謂 以

堅白同異之辨相訾以躄偶不忤之辭相應以巨子為聖人皆

願為之尸冀得為 教所愛相駕馬 韓非子伯樂教其所憎者相

其後世至今不決 待公而食 韓非子吳起出遇故人而止

！千里之馬時一其利 之食故人曰諾令返而御吳

緩駕馬日售其利急 蘭茝藁本漸於蜜醴

子曰 故人至暮不來起不食待 荀子 佩易之正君漸於

之明日蚤令人求故人故人來方與之食 香酒 見類相從

荀子 一 佩易之正君漸於 香酒 見類相從

香酒可讒而得也君子之所漸不可不慎也 荀子 友者所以相友也道不同何以相友也均薪施火火就燥

平地注水水流濕夫 之 也如此之著也以友觀人焉所

疑 善假於物 荀子假與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

交親不比 荀子 而 贈言 荀子曾子行晏子從於郊

庶人贈人以財嬰貧無財 舊言 荀子孔子曰卒遇故 如友 荀子

請假於君子贈吾子以言 人曾無 吾鄙之 荀子

子史書 卷八十五 倫常部 朋友

交不親則賢緣義而有類荀子其交遊也師術有四荀子而博習不

與焉尊嚴而憚可以為師者艾而信可以為師誦說而不陵不

犯可以為師知微而論可以為師故師術有四而博習不與焉

水深則回樹落糞本荀子弟子通利則思師荀子立師學成文曲荀子

今子宋子嚴然而好說君疇務成昭西王國荀子堯學於禹

聚人徒荀子壹教壹學荀子君子荀子青取於藍冰寒於水荀子君

學於荀子不可以已荀子而青荀子隆性荀子人無師法則隆情荀子青并

於藍荀子水為之而荀子隆性荀子矣有師法則荀子隆情荀子青并

豫讓呂氏春秋趙襄子遊於囿中至於梁馬却不肯進青并為

佯為死人叱青并曰去長者吾且有事青并曰少而與子友子

且為大事而我言之是失相與友之道子將賊吾君而我不言

之是失為人臣之道如我者惟死為可適乃退而自殺青并非

樂死也重失人臣之節惡廢交友之道也荀子可謂之友

也荀子十聖六賢未有不尊師呂氏春秋神農師悉諸黃帝師大撓

師子州文帝舜師許由禹師大成贊湯師小臣文王武王師呂

望周公旦齊桓公師管夷吾晉文公師咎犯隨會秦穆公師百

里奚公孫枝楚莊王師孫叔敖沈申巫吳王闔閭師伍子胥文

之儀越王句踐師范蠡大夫種此荀子人荀子者

也說義必稱師聽從必盡力呂氏春秋君子之學也荀子以光明聽

從不盡力命之曰背說義不稱師命之曰叛荀子觀歡愉問書意呂

背叛之人賢主勿內之於朝君子不與交友荀子春秋凡學必務進業心則無營疾諷誦謹司聞荀子

順耳日不逆志退思慮求所謂時辨說以論道不苟辨必中法

得之無矜失之無慙必反其本生則謹養謹養之道養心為貴

務種樹織葩履結罝網樞蒲葦之田野力耕耘事五穀如山林
入川澤取魚鼈求鳥獸此所以尊師也視輿馬慎駕御適衣服
務輕煥臨飲食必蠲絜善調和務甘肥必恭敬謹養敬祭見猶
和顏色審辭令疾趨翔必嚴肅此所以尊師也
事父 呂氏春秋曾子曰君子行於道路其有父者可知也其有
師者可知也夫無父而無師者餘若夫何哉此言事師之
也 勝理行義 呂氏春秋為師之務在於
不復鼓 呂氏春秋鍾子期死伯牙
陳蔡之間藜羹不糶七日不嘗粒晝寢顏回索米得而飯之選
間食熟謁孔子而進食孔子佯為不見之孔子起曰今者夢見
先君食潔而後饋顏回對曰不可嚮者煤室入甑中棄食不祥
回上而之孔子歎曰所信者目也而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
也而心猶不足恃弟子
記之知人固不易矣 與之弟子之籍 淮南子公孫龍在趙之
時謂弟子曰人而無能

者龍不能與遊有客衣褐帶索而見曰臣能呼公孫龍顧謂弟
子曰門下故有能呼者乎對曰無有公孫龍曰
後數日往說燕王至於河上而航在 翁其羽 揚子
一汜使善呼者呼之一呼而航來 揚子 朋友助也
子肖仲尼 揚子螟蛉之子瘞而逢蜾蠃祝之曰類我類 揚
或問世言鑄金可鑄歟曰吾聞觀君子者問 不問鑄金
或曰人可鑄歟曰孔子鑄顏淵矣或人踰爾曰旨哉問鑄金得
鑄 孔鑄顏 見 桐子之命 揚子師哉師哉 也注宋咸曰
人 模範 揚子師者人之 也模 面朋面友 揚子朋而不心
也 模範 不模範不範為不少矣 揚子或曰君子自守奚其交曰天
心 不心 見 人道交功勳成 地交萬物生 奚其
也 揚子師之貴也 光初 揚子或問交曰仁問餘
守 知大知 也小知之師亦淺矣 耳日 賈灌曰凶終

子史精義 卷八十五 倫常部 朋友 七

易美金蘭詩詠百朋

抱朴子

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不强交不苟絕

文中子不就利不違害

惟有道者能之

簡廣

文中子謂姚義能交或曰

子曰廣而不濫

勢交利交

安得後而

不往

文中子子之韓城自龍門關先濟賈瓊程元後關吏仇璋

也澈而不瞬口敦如也闕而不張鳳頸龜背鬚垂至腰參如也

與之行俯然而色畢與之言泛然而後應浪驚拖旋而不懼是

必有異人者也吾聞之天下無道聖人藏焉鞠躬守默斯人殆

似也程元曰子知人矣是王通者也賈瓊曰吾二人師之而不

能去也仇璋曰夫杖一德乘五常扶三才控白首北面

文中子丙史薛公見子於長安退謂子收

唯道所存

文中子雖

日河圖洛書盡在是矣汝往

師然亦何常師

子尚良食

願也若得歸骨於楚死且不朽聲子曰子尚良食吾歸子湫舉

降三拜納其乘

焉聲子受之

學著人

史記秦始皇紀繆公

寧謂學於寧門之人故詩

云俛我于著乎而是也

解劍繫樹

史記吳太伯世家季札之

札劍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為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

也過問未嘗不軾

史記魏

侯受子夏經藝

避正堂舍

子史詩

卷八

倫常部

朋友

蓋公 史記曹相國世家參之相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

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諸生問所以安集百姓如齊故俗

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

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益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

推此類具言之參於焉 **非魏無知臣安得進** 史記陳丞相世家與

是 戶牖侯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謀計戰勝尅敵

非功而何平日 上曰若子可謂不肯本矣

乃復賞 **附驥尾** 史記伯夷傳顏淵雖篤 **受業身通** 史記仲尼弟

魏無知 學 而行益顯 子傳孔子曰

七人皆異能之士也 **皆異能之士** 見 **嚴事** 史記仲尼弟子傳孔

老子于衛蘧伯玉于齊晏平仲于 **門公益親** 史記仲尼弟子傳

楚老萊子于鄭子產于魯孟公綽 **孔子曰自吾有回**

儒服委質 史記仲尼弟子傳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

雄鷄佩豚豚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

路後 **避座** 史記仲尼弟子傳孔子既沒弟子思慕有若狀似

弟子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

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昨暮月

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瞿年長無子其母為取室孔

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

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無 **三為祭酒** 史記孟

以應弟子起曰有子一之此非子之一也 **荀傳齊**

襄王時而荀卿最為老師齊尚脩 **相與驩為刎頸交** 史記廉頗

列大夫之缺而荀卿 焉 **相與驩為刎頸交** 史記廉頗

相如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為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

藺相如徒以口舌為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

為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

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

且庸人尚羞之况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藺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群臣相如雖驚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疆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荆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一徒以吾兩人在見父事張耳史記張耳陳餘列傳餘年

少一一人兩人天下稱酈况賣交史記酈商傳商事孝惠高后時商病不治其子寄字

况與呂祿善及高后崩大臣欲誅諸呂呂祿為將軍軍於北軍太尉勃不得入北軍於是乃使人劫酈商令其子况給呂祿呂祿信之故與出游而太尉勃乃得入據北軍遂誅諸呂史記長事弟畜季布傳季布弟季心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為任俠方數千里士皆爭為之死嘗殺人亡之吳從袁絲匿袁絲灌夫藉福之

屬同舍史記司馬相如傳游梁梁孝王令與諸生其游知

同舍

史記司馬相如傳游梁梁孝王令與諸生相如得與諸生游士居數歲乃著子虛之賦

其游知

交皆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史記鄭當時傳年少官薄然

皆受業子夏之倫為王者師史記儒林傳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於

錢通

史記酷吏傳湯之客田甲雖賈人有賢操始湯為小吏時與及湯為大吏甲所以責湯行義過

失亦有漢書王吉傳朋師居前王陽在位貢公

烈士風勸誦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

彈冠漢書王吉傳吉與貢禹為友世稱蕭朱結綬王貢彈冠

漢書蕭育傳少與陳咸朱博為友著聞當世往者有王陽從問

貢公故長安語曰言其相薦達也

漢書夏侯勝傳勝少孤好學從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所說災異後事藺卿又歐陽氏為學精執所問非一師也

子史精萃 卷八十五 倫常部 朋友

問非一師

見上

同門學

漢書鄭崇傳弟立與高武相友善

詣太嘗受業

漢書

蕭望之傳望之好學治齊詩事同縣后蒼且十年以令

稱述焉按諸太嘗受業已見史記儒林傳彼

文為典章制度不容入朋友類故錄此傳

京師後進皆欲從

衡平原 漢書匡衡傳衡射策甲科以不應令除為大常掌故調

學就官 補平原文學學者多上書薦衡經明當世少雙今為文

衡不宜在遠方

兩人皆聞知各自得 漢書張禹傳禹

奢淫身居大第後堂理絲竹筦弦禹成就弟子尤著者淮陽彭

宣至大司空沛郡戴崇至少府九卿宣為人恭儉有法度而崇

悌弟多智二人異行禹心親愛崇敬宣而疏之崇每候禹常責

師宜置酒設樂與弟子相娛禹將崇入後堂飲食婦女相對優

人管絃鏗鏘極樂昏夜乃罷而宣之來也禹見之於便坐講論

經義日宴賜食不過一肉卮酒相對宣未嘗得至後堂及

也

共學老子於安邱先生 後漢書耿弇傳父况字俠游

以明經為郎與王莽從弟

同好 後漢書竇章傳少好學有文章

與馬融崔瑗

更相推薦

同里閭 後漢

書馬

援傳是時公孫述稱帝於蜀囂使援往觀之援素與述

相善以為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衛以延援入交

拜禮畢使出就館更為援制都布單衣交讓冠會百官於宗廟

中立舊交之位述鸞旌旄騎警蹕就車磬折而入禮饗官屬甚

盛欲授援以封侯大將軍位賓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天下雄雌

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修飾邊幅如備人形

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而妄

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建武四年冬囂使援奉書洛陽援至引

見於宣德殿世祖迎笑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

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同縣少相

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帝甚壯之

善見雖貴何得失其序後漢書馬援傳援嘗有疾梁松來候之

伯孫帝婿貴重朝廷公卿已下莫不憚之大人奈何獨不為

禮援曰我乃松父友也乎松由是恨之唯

勃能終後漢書馬援傳勃字叔陽年十二能誦詩書常候援兄

知其意乃自酌酒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盡此耳卒當從汝

稟學勿畏也朱勃未二十右扶風請試守渭城宰及援為將軍

封侯而勃位不過縣令援後雖貴常待以舊恩而卑侮之勃愈

身自親及援遇讒焉肅宗即位追賜勃子穀二千斛

按唯勃能終謂都講後漢書侯霸傳篤志好學師事九江

上書理援也太守房元始穀梁春秋為元泥塗

婦面後漢書趙憲傳更始敗憲為赤眉兵所圍迫急乃踰屋亡

走與所友善韓仲伯等數十人攜小弱越山阻徑出武關

仲伯以婦色美慮有強暴者而已受其害欲棄之於道憲責怒

不聽因以仲伯載以鹿車身自推之每道逢賊或欲

逼略憲常言其君房有言丹未之許後漢書王丹傳時大司徒

病狀以此得免侯霸欲與交友及丹被徵

遣子昱侯於道昱迎拜車下丹下答之昱曰家公欲

與君結交何為見拜丹曰是張陳凶終

蕭朱隙末後漢書王丹傳丹子有同門生喪親家在中山白丹

問其故丹曰交道之難未易言也世稱管鮑次則王貢子之

自絕何量丹薄後漢書王丹傳客初有薦士於丹者因選舉之

終無所言尋復徵為太子太傅乃呼客謂曰已從君魚受

道後漢書孔奮傳奮少從劉歆受春秋左氏傳歆稱之謂門人

曰吾矣注言君魚之道已過於已矣按君魚

奮
前有管鮑後有廉慶
後漢書廉范傳初范與洛陽慶鴻為列

舉將
後漢書鄭弘傳元和元年代鄧彪為太尉時第五倫為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見弘曲躬而自卑帝問知其

故遂聽置雲母屏風分
雲母屏風分隔其間見鄭生今去吾道

東矣
後漢書鄭康成傳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康成在門下三年不

得見迺使高業弟子傳受於康成康成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康成善算迺召見於樓上康成因從質

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
本師
後漢書桓榮傳時顯宗始立

弟子豫章何湯為虎賁中郎將以尚書授太子世祖從容問湯

恨相知晚
後漢書第五倫傳倫始以營長詣郡尹鮮于褒褒見而異之署為吏後褒坐事左轉高唐令臨去握倫臂

訣曰
把臂託朱生
後漢書朱暉傳初暉同縣張堪素有名稱

一日欲以妻子
暉以堪先達舉手未敢對自後不復相

見堪卒暉聞其妻子貧困乃自往候視厚賑贍之暉少子頡怪

而問曰大人不與堪為友平生未曾相聞子孫
年五十奉書稱

竊怪之暉曰堪嘗有知己之言吾以信於心也
及康歿喪之

弟子
後漢書朱穆傳時同郡趙康叔盛者隱於武當山清靜不仕以經傳教授穆時

如貞孤
後漢書朱穆傳論朱穆見比周傷義偏黨毀俗志抑朋游之私遂著絕交之論蔡邕以為穆

而廣其志焉蓋孔子稱上交不諂下交不黷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子夏之門人亦問交於子張故易明斷金之義詩載讌朋

之謠若夫文會輔仁直諒多聞之友時濟其益紓衣傾蓋彈冠結綬之夫遂隆其好斯固交者之方焉至乃田實衛霍之游客廉頗翟公之門賓進由執合退由衰異又專諸荆卿之感激侯生豫子之投身情為恩使命緣義輕皆以利害移心懷德成節

非夫交照之本未可語失得之原也穆徒以友分少全因絕同志之求黨俠生傲而忘得朋之義蔡氏貞孤之言其為然也古之善交者詳矣漢興稱王陽貢禹陳遵張竦中世有廉范慶鴻陳重雷義云易明斷金之義詩載燕

朋之謠見上游客門賓見上交照見上車過三步腹痛勿怨後漢書橋元傳初曹

操微時人莫知者嘗往候元元見而異焉謂曰今天下將亂安生民者其在君乎操嘗感其知已及後經過元墓輒悽愴致祭奠自為其文曰故太尉橋公懿德高軌泛愛博容國念明訓士思令謨幽靈潛翳愍哉緬矣操曰幼年逮升堂室特曰頑質見納君子增榮益觀皆由獎勗猶仲尼稱不如顏淵李生厚歎賈復士死知已懷此無忘又承從容約誓之言徂歿之後路有經由不以斗酒隻鷄過相沃醑雖臨時戲笑之言非至親之篤好何肯為此辭哉懷舊惟顧念之悽愴奉命東征屯次鄉里北望貴士乃受詔交公後漢書崔駰傳元和中肅宗始修古禮巡狩方心陵墓裁致薄奠公其享之

嶽駟上四巡頌以稱漢德辭甚典美文多故不載帝雅好文章自見駟頌後常嗟歎之謂侍中竇憲曰卿寧知崔駰乎對曰班固數為臣說之然未見也帝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此葉公之好龍也試請見之駟由此候憲憲屢履迎門笑謂駟曰亭伯吾

哉遂揖入為上客公何得薄時月不見黃生鄙吝復存後漢書黃憲傳同郡陳蕃周舉

常相謂曰之間特設一榻後漢書徐穉傳時陳蕃為太守曰禮請署功曹

穉不免之既謁而退蕃在郡不接絳帳授徒後漢書馬融傳善

賓客唯穉來去則縣之鼓琴好吹笛達生

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居宇器服多存侈飾常坐高堂施設上

紗前生後列女樂弟子以次相傳鮮有入其室者

賓之位而祠後漢書李燮傳燮年十三姊文姬為同郡趙伯英妻難作下郡收固三子二兄受害文姬乃告父門

生王成日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風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感其義乃將燮乘江東下入徐州界內令燮

名姓為酒家傭而成賣卜於市各為異人陰相往來變從受學
十餘年間梁冀既誅而災眚屢見明年史官上言宜有赦令又
當存錄大臣冤死者子孫於是大赦天下并求固後嗣變乃以
本末告酒家酒家具車重厚遣之皆不受遂還鄉里追服姊弟
相見悲感傍人後王成卒變曰禮葬之感
傷舊恩每四節為一焉
時公沙穆來遊太學無資糧乃變服客傭為
祐賃春祐與語大驚遂共一於一之
及陳蕃李膺之敗願以與蕃膺善遂為宦者所陷乃變姓名亡
匿汝南間所至皆親其豪傑有聲荆豫之域袁紹慕之私與往
來結為一
詔乞楊生師
後漢書楊政傳楊政字子行京兆人也
少好學從代郡范升受梁邱易善說經
書京師為之語曰說經鏗鏗楊子行教授數百人范升嘗為出
婦所告坐繫獄政乃肉袒以箭貫耳抱升子潛伏道傍候車駕
而持章叩頭大言曰范升三娶唯有一子今適三歲孤之可文
武騎虎賁懼驚乘輿舉弓射之猶不肯去旄頭又以戟又政傷

胸政猶不退哀泣辭請有感帝心一曰
即尺一出升政由是顯名
千里結言
後漢書范式
傳范式字巨
卿山陽金鄉人也一名汜少游太學為諸生與汝南張劭為友
劭字元伯二人並告歸鄉里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
親見孺子焉乃共剋期日後期方至元伯具以白母請設饌以
候之母曰二年之別一爾何相信之審邪對曰巨卿信
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為爾醞酒至
其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
死友
後漢書范式傳式
伯寢疾篤同郡郗君章殷子徵晨夜省視之元伯臨盡嘆曰恨
不見吾一子徵曰吾與君章盡心于子是非死友復欲誰求
元伯曰若二子者吾生友耳山陽范巨卿所謂死友也尋而卒
式忽夢見元伯元冕垂纓屣履而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
爾時葬求歸黃泉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式恍然覺寤悲嘆泣下
具告太守請往奔喪太守雖心不信而重違其情許之式便服
朋友之服投其葬日馳往赴之式未及到而喪已發引既至壙
將窆而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邪遂停柩移時乃

見有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曰是必范巨卿也巨卿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異路末從此辭會葬者千人咸為揮涕式因執紼而引柩于是乃前式遂留止冢次為修墳樹然後乃去

雷與陳

後漢書雷義傳義歸舉茂才讓于陳重刺史不聽義遂伴狂披髮走不應命鄉里為之語曰

三府同

賓末

後漢書法真傳性恬靜寡欲不交人間事太守請見之真乃幅巾詣謁太守曰昔魯

哀公雖為不肖而仲尼稱臣太守虛薄欲以功曹相屈光贊本朝何如真曰以明府見待有禮故敢自同

在北山之北

遙語平生

蜀志關羽傳註蜀記曰羽與徐晃宿相愛

不及軍事須臾晃下馬宣令得關雲長頭賞金千斤羽驚愕謂晃曰大兄是何言邪晃曰此國之事耳

公義相取

蜀志張裔傳少與

不同以

分屋而居

蜀志張裔傳少與

早死遺孤未數歲裔迎留與事恭母如母恭之子息長大為之娶婦買田宅產業使立門戶撫恤故舊振贍衰宗行

石交

蜀志楊洪傳亮與裔書曰君昔在柏下營壞吾之用至心食不知味後流進南海相為悲嘆寢不安席及其

來還委付大任同獎王室自以為與

託心如舊

蜀志張嶷傳注益部耆舊傳曰

時車騎將軍夏侯霸謂嶷曰雖與足下疎闊然

草木氣類

蜀志蔣琬傳鍾會至漢城與斌識之士以為美談

至干足下諸葛思遠警諸

名志相好

吳志太史慈傳慈

西到欲奉瞻尊太君公侯墓當灑埽墳塋奉祠致敬願告其所

少友

吳志太史慈傳融既得濟

雅托通流未拒來謂也

益奇貴慈日卿吾之

益奇貴慈日卿吾之

以

倫常部

朋友

有分災共患之意

朋友

朋友

也按融以名與卿吳志顧雍傳注江表傳曰雍從伯喈學專一謂孔融清靜敏而易教伯喈貴異之謂曰卿必成至今一吾一故升堂拜母吳志周瑜傳初孫堅興義兵討董卓徙家于舒堅子策與瑜同年獨相友善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一有無通共若飲醇醪不覺自醉吳志周瑜傳注江表傳曰普頗以年長數陵侮瑜折節容下終不與校普後自敬服而親重之乃告人曰與周公瑾交服人如此吳志魯肅傳周瑜為居巢長將數百人按普程普定僑札之分吳志魯肅傳周瑜為居巢長將數百人三于斛肅乃指一困與周瑜瑜益知其奇也遂相親結德淵不幸岱復於何聞過吳志魯肅傳周瑜為居巢長將數百人後遂薦拔官至侍御史原性忠壯好直言岱時有得失原輒諫諍又公論之人或以告岱岱嘆曰是我所以貴德淵者也及原死岱哭之甚哀曰一呂岱之益友今談

者美四友晉書宣帝紀魏國既建遷太子中庶子每與大謀輒有奇策為太子所信重與陳郡吳質朱鑠號曰

一面如舊晉書張華傳陸機兄弟志氣高爽自以吳之名家初入洛不推中國人士見華欽華德範如師

資之寄懷晉書賈充傳將之鎮百僚餞於夕陽亭荀勗私焉充禮焉以憂告勗曰公國之宰輔而為一夫所制不亦鄙乎

然是行也辭之實難獨有結婚太子不頓駕晉書劉

而自留矣充曰然孰可對曰勗請先之高選師友寔傳愨

懷太子初封廣陵王竹林交性奸莊老隱身自晦與嵇康呂安

善後遇阮籍便為經黃公酒壚晉書王戎傳嘗

稽叔夜阮嗣宗酣暢於此竹林之游亦預其末自嵇阮

云亡吾便為時之所羈繼今日視之雖近邈若山河羊叔子

去人遠矣晉書郭奕傳初為野王令羊祜常過之奕歎曰羊叔子何必減郭大業少還復往又歎曰

遂送祐出界數 **青白眼** 晉書阮籍傳籍又能為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及嵇喜來弔籍

作白眼喜不憚而退喜弟康聞之乃 **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 晉書

齋酒挾琴造焉籍大悅乃見青眼 **千里命駕** 晉書嵇康傳東平呂安服康

康友而 **友其人於千載** 晉書嵇康傳撰上古以來高士為之傳贊欲

善之 **苦情若弟兄** 晉書應詹傳初京兆韋泓喪亂之際親屬遇饑疫

即辟之自後位至少府卿既受詹生成之惠詹卒遂製朋友之 **雪霽月朗忽意戴造** 晉書王徽之傳

服哭止宿草追趙氏祀程 **雪霽月朗忽意戴造** 嘗居山陰夜

嬰杵白之義祭詹終身 **雪霽月朗忽意戴造** 嘗居山陰夜

初色清四望皓然獨酌酒詠左思招隱詩 **雪霽月朗忽意戴造** 嘗居山陰夜

時在剡便夜乘小船詣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反人問其故

微之曰本乘興而來興 **入室賓** 晉書王濛傳性和暢能言理辭

盡而反何必見安道耶 **入室賓** 簡而有會及簡文帝輔政益貴

幸之與劉惔號 **入室弟子遙相宣授** 晉書楊軻傳學業精微養

為之 **入室弟子遙相宣授** 徒數百常食麤飲水衣褐

縕袍人不堪其憂而軻悠然自得疎賓異客音旨未曾交也雖 **疎賓異客** 見

受業門徒非入室弟子莫得親言欲所論授須旁無雜人授 **疎賓異客** 上

久而不聞其芬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人 **芝蘭之室鮑魚之肆** 宋書顏延之傳與

而不知其臭與之變矣是以古人慎所與處唯夫金真玉粹者 **芝蘭之室鮑魚之肆** 善人居如入

乃能盡而 **望塵請友義士輕身一過拜親仁人投分** 宋書顏延

不汚爾 **望塵請友義士輕身一過拜親仁人投分** 之傳

則 **舉席隔座** 齊書劉琨傳與友人孔澈

禮俗平一上獲其用下得其和世務雖後前休未遠 **下席受**

業 **舉席隔座** 齊書劉琨傳與友人孔澈

貴遊莫不 **舉席隔座** 同舟入東澈留目觀岸上

子史精華 **舉席隔座** 朋友

卷八十五 **舉席隔座** 朋友

女子璉

自

八友

梁書武帝紀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高祖與沈約謝朓王融蕭琛范雲任昉陸

倕等並遊焉

申四海之敬

梁書范雲傳嘗侍讌高祖謂臨川王宏鄱陽王恢曰我與范尚書少親善

為兄二王下席拜與雲同車還尚書下省時人榮之

風雨急而

不輟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

梁書任昉傳至夫組織仁義琢磨道德驩其愉樂恤其陵夷寄

通靈臺之下遺迹江湖之上

斯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

青松示心

白水旌信

梁書任昉傳援指而

嘉爾晨燈惜余夜燭

梁書王僧孺傳

出為唐令初僧孺與樂安任昉遇竟陵王西邸以文學友會及是將之縣昉贈詩其畧曰惟子見知惟余知子觀行視言要終猶始敬之重之如蘭如芷形影隨曩行今止百行之首立人斯著子之有之誰毀誰譽修名既立老至何遽誰其執鞭吾為

子御劉略班藝虞志荀錄伊昔有懷交相欣勗下帷無鳴騶枉倦升高有屬

道以相存問

梁書到溉傳性不好交遊惟與朱异劉之遴張綰同志友密及臥疾家園門可羅雀三君每歲時常

酒叙生平極歡而夫

五館生

梁書嚴植之傳高祖詔求通儒治五禮有司奏植之治凶禮四

年初置五經博士各開館教授以植之兼五經博士植之館在湖溝生徒常數百植之講必至聽者十餘人

之交

南史謝澹傳澹任達仗氣不營

善變素絲

南史齊江夏王鋒傳鋒善與人

交行事王文和別駕江祐等皆相友善後文和被徵為益州置酒告別文和流淚曰下官少來未嘗作詩今日違戀不覺文生

於性王儉問之曰江

龍門遊

南史陸倕傳與樂安任昉友為感知已賦以贈昉因以此名報之

及昉為中丞簪裾輻湊預其晏者殷芸到溉劉苞劉孺劉顯劉孝綽及倕而已號曰

交 南史劉訐傳陳留阮孝緒博學隱居不交當世恒居一鹿牀

環植竹木寢處其中時人造之未嘗見也訐經一造孝緒即

顧以**畫形相對**南史宗少文傳少文孫測家居江陵少靜退不

其十與已十又貽書曰昔朝聽**璫晚聽苞**南史吳苞傳與劉

人有圖畫僑札輕以自方耳**朝聽璫晚聽苞**南史吳苞傳與劉

講授獻講禮苞講論語孝**一面便盡國士之交**魏書袁式傳與

經諸生也**一面便盡國士之交**魏書袁式傳與

浩以式博于古事每所草創恒顧訪之**汲引後生為其光價**

魏書李神儁傳神儁風韻秀舉博學多聞朝廷舊章及人倫氏

族多所詣記篤好文雅老而不輟凡所交游皆一時名士

方才子咸宗附之**十善**魏書陸馥傳興安初賜爵聊城侯出為

公為政清平抑強扶弱州中有德宿老名望重者以友**相和若**

禮待之詢之政事責以方略如此者十人號曰

琴 魏書高允傳子翼致遠道賜悟深相期以義

幕府俱發德音優游卒歲聊以寄心按子翼高毗字道賜李

欽**以弦韋為函贊**魏書胡叟傳初叟一見高允曰吳鄭之交以

字**以弦韋為函贊**魏書胡叟傳初叟一見高允曰吳鄭之交以

言之彼可**披衿暫面定交一言**魏書宗欽傳自昔索居沉淪西

無愧也**披衿暫面定交一言**魏書宗欽傳自昔索居沉淪西

運關遇當年**學徒數百月致羊酒**魏書劉昞傳蒙遜平酒

築陸沈觀於西苑躬往禮焉號元處先生

牧犍尊為國師親自致拜命官屬以下皆北面受業焉

陽二鴻 魏書李志傳志字鴻道博學有才幹年十餘歲便能屬

文彪甚奇之謂崔鴻日子宜與鴻道為二鴻於洛陽鴻

遂與志交**青成藍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魏書李謐傳少好學

欽得來**青成藍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魏書李謐傳少好學

初師事小學博士孔璠數年後璠還就謐請業同

門生為之語曰

忘年之交 北齊

子史精華 卷八十五 倫常部 朋友

忘年之交 北齊

忘年之交 北齊

忘年之交 北齊

書裴讞之傳讞之雖年少不妄交游唯與隴西辛術趙郡李繪頓邱李構清河崔贍為

書陸印傳甚為河間邢邵所賞邵又與印父子彰交游嘗謂子彰曰吾以卿老蟬遂出明珠意欲

高雅為摺放逸之友周書韋夔傳夔又雅好名義虛襟善誘雖紳所推許

族入處元及安定易衣而出周書張軌傳初在洛陽家貧與樂梁曠為

見稱以此文筆必先呈草隋書高構傳薛道衡才高當世每稱構出之構有所詆訶

道衡未嘗不嗟伏處李孟之間北史盧元傳懷仁有行檢善與情好相得常語衍云昔太邱道廣許劭知而不顧嵇生峭立鍾

會遇而絕言吾去其太甚衍以為然按懷仁元孫不識雙鳳北史賈思伯傳初思伯與弟思同師事北海陰鳳業竟無資酬之鳳遂質其衣物時人為之語曰陰生讀

書不免癡脫入衣及思伯之部送練百影質北史徐

匹遣之因具車馬迎之鳳慙不往時人稱歎焉遵明傳

遵明講學於外二十餘年海內莫不宗仰頗好聚斂與劉獻之張吾貴皆河北聚徒教授懸納絲粟留衣物以待之名曰

有損儒祖師北史熊安生傳安生與同郡宗道此肉同歸於土者之風

舊唐書李勣傳初平王世充獲其故人單雄信依例處死勣表稱其武藝絕倫若收之于合死之中必大感恩堪為國家盡命

請以官爵贖之高祖不許臨將就戮勣對之號慟割股耐久朋肉以啖之日死生未訣矣仍收養其子

舊唐書魏元同傳元同素與裴炎第一流舊唐書裴耀卿傳佶結交能保終始時人呼為與鄭餘慶特相友善佶歿後

時稱為與鄭餘慶特相友善佶歿後談客舊唐書韋述餘慶行朋友之服摺紳美之按佶耀卿孫

聰雋過人富詞學有名於時賈楊穆許李質許孟容李鄜王仲會席豫張垆及述皆引為

會席豫張垆及述皆引為楊穆許李質許孟容李鄜王仲

二史書卷八十五倫常部 朋友

舒為友故時人稱

之友仲舒以後進慕而入焉

殷顏柳陸蕭李邵趙

舊唐書趙燔傳燔性孝悌

敦重交友雖經艱危不改其操少時與殷寅顏真卿柳芳陸據

蕭穎士李華邵軫同志友善故天寶中語曰

以其重行方外十友

唐書陸餘慶傳雅善趙貞固盧藏用陳子昂杜審言宋之問畢構郭襲微司馬

承禎釋懷一時號

才不逮子昂等而風流敏辯過之

撫其孤有恩人小友

唐書李泌傳九齡與嚴挺之蕭誠善挺之稱

太苦勁然蕭軟美可喜方命左右召蕭泌在旁率爾曰公起布

衣以直道至宰相而喜軟美者乎九齡驚改容謝之因呼

山林友唐書韋溫傳溫少合所善惟蕭祐祐者字祐之夷澹君

以塵事自蒙故韓門弟子唐書韓愈傳愈成就後進士往往

忘

知各經愈指授皆稱

唐書張後肩傳後肩

形交

唐書孟郊傳郊性介少諧

功過先聖

唐書張後肩傳後肩

位從容曰今日弟子何如後肩曰昔孔子門人三千達者

無子男之位臣翼贊一人乃王天下計臣之於門生

門下見門生五代史雜傳裴皞以文學在朝廷久宰相馬肩孫

引新進士詣皞皞喜作詩曰

晚得二士宋史張繹傳頤嘗言

尹焞也按立雪宋史楊時傳見程頤於洛一日頤偶暝坐時與

頤程頤游酢侍不去頤既覺則門外深一尺矣

心契宋史劉清之傳初清之既舉進士欲應博學宏詞科及見

神交朱熹盡取所習焚之慨然志於義理之學呂伯恭張栻皆

老友宋史蔡元定傳聞朱熹名往師之熹叩其學大驚曰

奧義每至夜分四方來學刺血友遼史耶律馬六傳恬於榮

者必俾先從元定質正焉利與耶律弘古為

生

朋友

倫常部

三

同川死同谷

金史欣都傳欣都完顏部人祖石魯與昭祖同時同部同名交相得誓曰則一居一則一葬

土人呼昭祖為勇石

場屋上游

金史胡礪傳舉進士第一授右拾遺權翰林修撰久之改定州

觀察判官定之學校為河朔冠士子聚居者常以百數礪督教不倦經指授者悉為

稱其程文為元化格折行

輩與交

元史楊奐傳朝廷諸老皆一一之

堅若金鐵

元史宋本

傳本性高抗不屈持論堅正制行純白不可干以私而篤朋友之義一一一人有片善稱道不少置

平生益友

元史陳旅傳旅平生於師友之義尤篤每感虞集為知己集每與學者語必以旅為一一也

種善圖始

能慮終

越絕書范蠡其始居楚也生於宛彙或伍戶之虛其為人莫可與語以內視若盲反聽若聾大夫種入其縣知有賢者未覩所在求邑中不得其邑人以為狂夫多賢士眾賤有君子

結僮之時一癡一醒時人盡以為為狂然獨有聖賢之明

汎求之焉得蠡而悅乃從官屬問治之術蠡修衣冠有頃而出

進退揖讓君子之容終日而語疾陳霸王之道志合意同胡越

相從俱見霸兆出於東南捐其官位相要而往臣小有所虧大

有所成捐止於吳或任子胥二人以為胥在無所關其辭種曰

今將安之蠡曰彼為我何邦不可乎去吳之越句踐賢之種躬

正內蠡出治外內不煩濁外無不得臣主同心遂霸越邦

其此小其其越承二賢邦以安寧始

有災變蠡專其明可謂賢焉能屈能申

既美其道又慎其行

仲董

舒春秋繁露是故善為師者

多步適疾徐造而勿趨稽而勿苦省其所為而成其所湛故力

不勞而身大成

此之謂聖化

駿徒

劉向說苑昔傳說衣褐帶劍而築於稅傳

康衢擊車輻而歌顧見桓公得之時霸也百里奚自賣五羊之

皮為秦人虜穆公得之時強也論若三子之行未得為孔子

也今孔子經營天下南有陳蔡之厄而北干景公三坐而五

立未嘗離也孔子之時不行而景公之時急也以孔子之聖不

能以時行說之怠 亦獨能如之何乎 處賜也好說 不如已者 問上客將何之 中士可以 曰謹受命 曰何國最多士 多士而楚不能用 楚逃之吳 吳受而相之 妄得城郭不閉國 來逢公子 士可以託財 治也於是楚 還重於楚 劉向說苑 孔子曰 邱死之後 商也好與賢已者 亦獨能如之何乎 曰益日損 劉向說苑 蘧伯玉使至楚 逢公子 處賜也好說 託色託辭託財 劉向說苑 蘧伯玉使至楚 逢公子 問上客將何之 蘧伯玉為之 軾車公子 哲曰 吾聞上士可以 中士可以 下士可以 曰謹受命 蘧伯玉見楚王 使事畢 坐談語 從容言 至於士 楚王 曰何國最多士 蘧伯玉曰 楚最多士 楚王大悅 蘧伯玉曰 楚最 多士而楚不能用 王造然曰 是何言也 蘧伯玉曰 伍子胥生於 楚 逃之吳 吳受而相之 發兵攻楚 墮平王之墓 伍子胥生於楚 妄得城郭不閉國 無盜賊 蘧黃生於楚 而晉善用之 今者臣之 來逢公子 皆濮水之上 辭言上士可以託色 中士可以託辭 下 士可以託財 以三言者 固可得而託身耶 又不知公子 哲將何 治也 於是楚王發使 一駟副使 二乘追公子 哲濮水之上 子哲 還重於楚 蘧伯玉之力也 故詩曰 誰能烹魚 溉之 釜鷺 醜將西

歸懷之好音此之謂也

孔子四友

孔叢孟懿子問書曰 欽四鄰 何謂也 孔子曰 王者前有疑

物之相得固微甚矣 後有丞左有輔右有弼謂之四近 言前後左右近臣當畏敬之 不可以非其人也 周文王胥附奔轅先後 禦侮謂之四鄰 以免 乎美里之害 懿子曰 夫子亦有四鄰矣 曰 吾有 吾得回也 門人加親 是非胥附乎 自吾得賜也 遠方之士 日至 是非奔轅乎 自吾得師也 前有光 後有輝 是非先後 兄事 後乎 自吾得仲由也 惡言不至於門 是非禦侮乎 子問子 思曰 吾聞同聲者相好 子之 先君見子產時 則末 之 至德不離 焦氏易林 管鮑相知 以朋友道四通財不在其中 班固白虎通 近則正之 遠則稱之 樂 則思之 患 雅徒 王充論衡 充為人清重 遊必擇友 不好苟交 所 則死之 友位雖卑 微年雖幼 稚行苟離 俗必與之 友好 傑友 不 身自分熱 應劭風俗通 司徒中山祝恬 字伯休 公 汜結俗材 車微道得 溫病過友人 鄰令謝著 著拒

不通因載病去至汲積六七日止客舍中諸生曰今君所苦沈
 結困無醫師聞汲令好事欲往語之恬曰謝著我舊友也尚不
 相見視汲令初不相知語之何益死生命也醫藥曷為諸生事
 急坐相守吉凶莫見收舉便至寺門口白時令汝南應融義高
 聞之驚愕即嚴便出經詣牀蓐手自收摸對之垂涕曰伯休不
 世英才當為國家幹輔人何有生相知者默止客舍不為人
 知邂逅不自貞哉家上有尊老下有弱小願相隨俱入解傳伯
 休辭讓融遂不聽歸取衣車厚其薦蓐躬自御之手為丸藥口
 嘗饘粥三四日間加甚劣極便制衣棺器送終之具
 後稍加損又謂伯休吉凶不諱憂怖交心間麤作脩具相對悲
 喜宿止傳中數十餘日伯休疆健入舍後室家酣宴乃別伯休
 到拜侍中尚書僕射令豫章太守大將軍從事中郎義高為廬
 江太守八年遭母喪停柩官舍章百餘上得聽行服未闋而恬
 拜司隸薦融自代歷典五郡名冠遠近著去鄴淺薄流聞不為
 公府乘車戴笠周處風土記越俗性率朴初與人交有禮封土
 所取壇祭以大雞祝曰卿士我士後日相逢下

車揖君擔簦我跨馬
 他日相逢為君下

迭剪髮鬻之以為養

王嘉拾遺記蘇秦張儀二人同志好學

呼作龐公

習鑿齒襄陽耆舊傳後漢龐德公襄陽人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司馬德操嘗造

公值公渡沔止先人墓操徑入堂上呼德公妻子使作黍德操

也人乃謂公是德公名非也

割席分坐

劉義慶世說管寧華歆共園中鋤菜見地有片金管

乘軒冕過門者寧讀如故歆廢書

把臂入林

劉義慶世說謝公

必自輒思元度

劉義慶世說劉尹云

三人為一龍

劉峻世說注魏志歆

字子魚平原高平人魏略曰靈帝時與北海郡原管寧俱游學

謂歆為龍頭寧為龍腹原為龍尾按歆

爾汝交

劉峻世說注文士傳衡不知先所出逸才

望衡對宇

懽情自接泛舟寒裳率爾休暢酈道元水經注龐德公所居士元居漢之陰在南白沙世故謂

是地為白沙曲矣司馬德操宅洲之陽豈待還桂於千里貢深心於求思哉金

蘭簿馮贊雲仙雜記戴弘正每得密友一人一字師陳京祿化

頻與方處士于為吟友頻有題四皓廟詩自言奇絕云東西南

北人高跡此相親天下已歸漢山中猶避秦龍樓曾作客鶴擊

不為臣獨有千年後青松廟木春示於于笑而言善則善已

然內有二字未穩作字太粗而難換為字甚不當于聞率土之

濱莫非王臣請改作稱如兒孫禮李宗諤先公談錄先公嘗

字頻遂拜為一之一然後備酒饌命諸生侍坐至於餅

高有數子皆早亡諸孫並幼每門生至必延於中堂公與夫人

偶坐受諸生拜一一然後備酒饌命諸生侍坐至於餅

餌羹臠之物皆公與夫人親手調品更為僕邵伯溫聞見前錄

以授諸生甚於慈母之視嬰兒也韓億李若谷未第

時皆貧同途赴試京師共有一甌一席乃割分之每出謁

李先登第授許州長社縣主簿赴官自控妻驢韓為負箱將

至長社三十里箱中止有錢六百以其半遺韓相嘉祐四友徐

持大哭別去次舉韓亦登第後皆至參知政事度

却掃編王荆公司馬溫公呂申公黃門韓公維仁宗朝同在從

班特相友善暇日多會於僧坊往往談燕終日他人罕得而預

時目為躬嘗藥餌夜不解帶馬令南唐書儒者傳夏寶松廬

為為羈旅臥病寶松陵吉陽人也少學詩於建陽江

與處數年終就其業與詩人劉洞俱顯名於當世從遊者屢交

戶外陶宗儀輟耕錄蕭貞敏公軒字維斗京兆人蚤歲吏於府

所議公事如此者三公日某所言者王事也拾筆責在皂隸非

吏所任尹怒公即辭退隱居十五年惟以讀書為志公

西儒學提舉繼而成宗武宗仁宗累徵授國子司業集賢直學

士未赴改集賢侍講又以太子右諭德徵始至京師授集賢學士國子祭酒尋復得告還山年七十七以壽終諡貞敏

以美饌餽凡三載始終如一陶宗儀輟耕錄張毅父先生廬陵人而宋丞相文公友也公貴顯時

屢以官辟不就江南既內屬公自廣還過吉州城下先生來見

日今日丞相赴北某當偕行既至燕寓於公囚所側近

訪求公之室歐陽氏於俘虜中俾出焚其屍先生收拾骸骨襲

以重囊與先所函櫝南歸付公家葬之

子史精華卷八十五

陶宗儀輟耕錄張毅父先生廬陵人而宋丞相文公友也公貴顯時屢以官辟不就江南既內屬公自廣還過吉州城下先生來見日今日丞相赴北某當偕行既至燕寓於公囚所側近訪求公之室歐陽氏於俘虜中俾出焚其屍先生收拾骸骨襲以重囊與先所函櫝南歸付公家葬之

子史精華卷八十六

倫常部六

宗族

族子

史記五帝紀高辛於顓頊為疏屬史記田單傳田單者齊諸田也綱紀門戶吳志陸遜

傳遜少孤隨從祖廬江太守康在官袁術與康有隙將攻康康遣遜及親戚還吳遜年長於康子績數歲為之

家世不乏公

晉書陸士光傳少有雅望從兄焚香囊傳元少好

佩紫羅香囊安患之而不欲傷其意因戲賭取即焚之於此遂止

雅重之曰此兒無常父衣無常主晉書范毓傳奕世

興吾宗者必此子也

居青州逮毓七世時人號宗姑宋書蔡興宗傳與宗幼立風槩其家

兄子有後來秀令宋書王惠傳惠恬靜不交游未嘗有雜事高

宗之烏衣之遊宋書謝弘微傳混風格高峻少所交納唯與族

美也子靈運瞻矐弘微竝以文義賞會嘗共宴處居

在烏衣巷故謂之混五言詩僕射平生重此子宋書

徵傳義熙八年混以劉毅黨見誅妻晉陵公主改適琅邪王練

公主雖執意不行而詔與謝氏離絕公主以混家事委之弘微

混仍世宰輔一門兩封田業十餘處僮僕千人唯有二女年數

郎高祖受命晉陵公主降為東鄉君以混得罪前代東鄉君節

義可嘉聽還謝氏自混亡至是九載而室宇修整倉庫充盈門

徒業使不異平日田疇墾闢有加於舊東鄉君歎曰可謂知人僕射為不亡矣中外姻親道俗義舊見東鄉

之歸者入門莫不歎息或宗中千里駒宋書自序沈正字元直

為之涕流感弘微之義也淹詳有器度美風姿善

容止好老莊之學弱冠州辟從事宗人光大成吾門齊書頃崇

祿大夫演之稱之曰此也六世同爨齊書劉峻傳

年十四有幹畧伯父豫州刺史護之謂漢壽人邵榮

門宗曰此兒必汝等不及也

與服屬易疎不忍言族梁書夏侯奭傳奭宗人夏侯

表其門閭溢為衡陽內史辭曰侍御

坐高祖謂奭曰夏侯溢於卿疎近答曰是臣從弟高祖知溢

於奭已疎乃曰卿倫人好不辨族從對曰臣聞

以梁書劉孝綽傳孝綽兄弟及羣

時以為能對七十人竝能屬文從諸子姪當時有

未之有也吾家明珠梁書劉孺傳叔父瑱為義興郡攜以之官

譚子奔莒所以有僕南史王儉傳時客有姓譚者詣儉求官儉

善據卒得職焉儉賞其宗豪南史薛安都傳安都世為強外無異門

內無異烟南史劉瑜傳西陽縣人董陽三世同居一門租布房

分魏書宗室深傳其往世一留居京者因事分姓魏書源賀

署河西王秃髮儔檀之子也儔檀為乞伏熾磐所滅賀自樂都

來奔賀偉容貌善風儀世祖素聞其名及見器其機辯賜爵西

平侯加龍驤將軍謂賀曰卿與開李魚川北史李靈傳顯甫蒙

朕源同今可為源氏南祖北史李士謙傳案趙

家於殷川西山方五六十郡李氏出自趙將武

里居之顯甫為其宗主按顯甫靈孫仲興漢桓靈間高尚不仕號有道大夫恢生定字文義仕魏位

安君牧當楚漢之際廣武君左車則其先也左車十四世恢字

漁陽太守有子四人並事晉平字伯括為樂平太守機字仲括

位國子博士隱字叔括保字季括位並尚書郎兄弟皆以儒素

著名時謂之四括機子楷字雄方位書侍御史家於平棘南有

男子五人輯冕茱勁獻輯字獲宗冕字仲黃茱字季黃勁字少

黃獻字幼黃並以友悌著美為當世所宗時所謂四黃者也輯

位高密郡守二子慎敦冕位鎮南府長史一子義勁位書侍御

史四子盛敏隆喜獻位高平太守二子勗充其後慎敦居柏仁

子孫甚微義南徙故壘世謂之勗兄弟居巷東盛兄弟居

巷西世人指其所居始族兄北史劉芳傳齊使劉纘至芳之

因以為目蓋自此也也擢芳兼主客郎與纘相接

門戶所寄舊唐書任瓌傳任瓌字璋廬州合肥人陳鎮東大將

奴愛之情除已子每稱曰吾子姪雖推聚昭穆唐書高儉傳贊

多竝傭保耳惟在於瓌古者受命受氏

以旌有功是時人皆士著故名宗望姓舉郡國自表自遠會食

而譜系興焉所以使百代不得相亂也

唐書崔元暉傳元暉三世不異居家人怡怡如也貧寓書忍字

子史精華

卷八十一

倫常部

宗族

三

唐書孝友傳序張公藝九世同居高宗有事太山臨幸其居問本末以對天子為流涕賜縑帛而去粟帛無私唐書劉君良傳四世同居族兄弟均有無五代史翟光鄴傳猶同產門內斗尺所

食與東眷西眷中眷五代史裴暉傳裴氏自晉魏以來世為河東者七口共食五代史南唐世家江州陳氏宗族七口號餘共一牢食一犬不東李西李宋史李昉傳晉侍中崧者與昉至諸犬為之不食

家昉為義莊宋史范仲淹傳置義門宋史陳崇傳為江州長從掌其事建書堂教誨之僖宗時嘗詔旌其門南唐又為立畜僕妾上下姻道南道北劉義慶世說阮仲容步兵居睦人無間言

從同居劉肅大唐新語陸大同大柳舍人小柳舍人趙璘因話族孫璟開成中同在翰林時稱按尚書謂柳尚書公權

姻戚

魚牲蘖酒相召管子舉春祭塞久禱以母娣父娣揚子

瀑涯之間母謂之媼謂婦妣曰贅婿史記秦始皇紀三十三年稱婦考曰注娣音多贅婿發諸嘗通亡人賈人取陸梁地注瓚曰贅謂居窮有連更記南越尉佗傳其相呂嘉有子使就其婦家為贅婿長吏者七十餘人男盡尚王女女盡嫁王子兄弟宗室及蒼梧秦王十一其居國中甚重越人信之多為耳目者得眾心愈於王注漢書音義曰蒼梧越中友婿漢書嚴助傳上問助居鄉里王自名為秦王連親婚也時助對曰家貧為富人

子史音義卷八十六倫常部姻戚

四

所辱上問所欲對願為會稽太守於是拜為會稽太守

曰葭葦喻輕連昏漢書王商傳初大將軍鳳一楊彤為琅黃

牛嫗漢書外戚傳史皇孫王夫人宣帝母也地節三年求得外

車故百姓謂蟬媽漢書揚雄傳有周氏之或鼻祖於汾

外兄後漢書來歙傳君叔雖單車遠使而陛下

傳帝戲謂倫曰開卿為吏一不過從兄飯寧有之邪倫似

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少遭饑亂實不敢妾過人食帝大笑似

我家性後漢書鍾皓傳皓兄子瑾母膺之姑也瑾好學慕古有

刑戮復以膺妹妻之按膺李膺綢繆恩紀蜀志劉先主傳劉琦

荆州牧治公安孫權稍畏之進妹呂子衡寧久貧者耶

固好先主至京見權邑人劉氏家富女美範求之女母

為縣吏有容觀姿貌邑人劉氏家富女美範求之女母

側覺我形穢晉書衛玠傳玠妻父樂廣有海內重

玉潤晉書衛玠傳玠妻父樂廣有海內重

樂廣傳成都王穎廣之婿也及與長沙王又遭難而廣既處朝

望羣小讒謗之又以問廣廣神色不變徐答曰廣

疑廣竟以憂卒慕舅夏侯元之為人晉書和嶠傳嶠少有風格

崇重有盛名於世朝野內兄潘岳每令鼓琴

許其能整風俗理人倫郡召上計掾舉孝廉景元初相國辟皆不行

其後勸令應命謚為釋勸論以通志焉不有此舅焉有此

甥 晉書王忱傳弱冠知名與王恭王珣俱流譽一時歷位驃騎

長史嘗造其舅范甯與張元相遇甯使與元語元正坐斂衽

待其所發忱竟不與言元失望便去甯讓忱曰張元吳中之秀

何不與語忱笑曰張祖希欲相識自可見詣甯謂曰卿風流儁

望真後來之秀忱曰

既而甯使報元元束帶造之始為賓主

風流儁望後來之秀

見

飯著兩頰邊還吐與二兒 晉書郗鑒傳初鑒值永嘉喪亂在

上 鄉里甚窮餒鄉人以鑒名德傳共

飴之時兄子邁外甥周翼竝小嘗攜之就食鄉人曰各自饑困

以君賢欲共相濟耳恐不能兼有所有鑒於是獨往食訖以

剡縣令鑒之薨也翼追撫育之恩解職而歸席苦心喪三年

樓無松柏薰猶不同器 晉書陸玩傳時王導初至江左思結人

情請婚於玩玩對曰

所愛重安薨後輟樂彌年行不由西州路嘗

慟哭西州門 晉書謝安傳羊曇者太山人知名士也為安

因石頭大醉扶路唱樂不覺至州門左右白曰此西州門曇悲

感不已以馬策扣扉誦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邱

慟哭

世無渭陽情 晉書謝朗傳子綯字宣暎曾於公坐戲調無

而去 禮於其舅袁湛湛甚不堪之謂曰汝父昔已

輕舅汝今復來加我可謂

之外孫與舅亦有不協之論湛故有此及云按重朗字

坦腹 晉書王羲之傳時太尉郗鑒使門生求女婿于導導令就

咸自矜持惟一人在 食獨若不聞鑒 **酷似其舅** 宋書

曰正此佳婿邪訪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 武帝

紀何無忌劉牢

一物不具不坐 宋書庾登之傳謝晦為撫軍將

守仍為衛軍長史太守如故登之與晦俱曹氏婿名位本同一

且為之佐意甚不愜到廳牋惟云即日恭到初無感謝之言每

入覲見備持箱囊几席之屬

制不相紮 宋書鄭鮮之傳外甥劉

晦常優容之

子史精進

卷八十一

倫常部

姻戚

六

歸附鮮之盡心高祖獨不屈意於毅毅甚恨焉義熙六年鮮之使治書侍御史邱洹奏彈毅曰上言傳詔羅道盛輒開牋遂盜發密事依法棄市奏報行刑而毅以道盛身有侯爵輒復停宥按毅勲德光重任居次相既殺之非已無緣生之自由又奏之於先而勿請於後聞外出疆非此之謂中丞鮮此鄭君何為者之於毅舅甥宋書鄭鮮之傳劉毅嘗鎮江陵高祖會於江寧朝士畢集毅素好携蒲於是會戲高祖與毅斂局各得其半積錢隱人毅呼高祖併之先擲得雉高祖甚不悅良久乃答之四坐傾矚既擲五子盡黑毅意色大惡謂高祖曰知公不以大坐席與人鮮之大喜徒跳繞床大叫聲聲相續毅甚不平謂之曰無復甥舅之禮奉姨有若所生宋書何父叔度恭謹有行業姨適沛郡劉璩與叔度母情愛甚篤叔度母早卒姨亡朔望必往致哀并設祭奠食竝珍新躬自臨視若朔望應有公事則先遣送祭皆手自料簡流涕對之公事畢即往致哀以此為常至三年服竟親戚中

表列門同開

宋書沈慶之傳居清明門外有宅四所室宇甚麗又有園舍在婁湖慶之一夜攜子孫徙居之以宅

還官悉移

於婁湖

劉家月旦

齊書王延之傳延之與金紫光祿大夫阮籍俱宋領軍劉湛外

甥竝有早譽湛甚愛之曰籍後當為第一延之為次也延之甚不平每致餉下都籍與朝士同例太祖聞其如此與延之書曰籍云卿未嘗有別意齊書王績傳績女適安陸當緣故邪修外舅姑之敬王子敬世祖寵子永明三年納妃世祖遣文惠太子相隨

往績家置酒設樂公卿皆冠冕而至當世榮之

幹國家成功業

皆莫汝逮

梁書韋叡傳時叡內兄王愷姨弟杜暉竝有鄉里盛名祖征謂叡曰汝自謂何如愷暉叡讓不敢對祖征

日汝文章或小減學識當過之然

無對日下惟舅與甥梁書陸

張融有高名呆風韻舉動頗類於

通親梁書陸杲傳領軍張穆是杲從舅杲嘗以公事

彈稷稷因侍宴訴高祖曰陸杲是臣一小事汝家陽元梁書陸倕

彈臣不貸高祖曰杲職司其事卿何得為嫌傳幼為外祖張岱所異嘗謂吾不失信於故友梁書韋放傳初

諸子曰此兒一之也皆有側室懷孕因指為婚姻其後各產男女未及成長而率亡

遺嗣孤弱放常瞻恤之及為北徐州時有勢族請姻者放曰一

又一乃以息岐娶率女當成吾宅相梁書王規傳規

歲能屬文外祖司空袁昂愛之在家則曾子之流事君則藺生

謂賓客曰此兒一之匹梁書謝蘭傳蘭五歲每父母未飯乳媪欲令蘭先飯蘭曰

既一不覺饑彊食終不進舅阮孝緒聞之歎曰此兒一以經史過目便能諷誦孝緒每曰吾家陽元也金柈貯檳榔一

斛南史劉穆之傳穆之少時家貧誕節嗜酒食不修拘檢好往妻兄家乞食多見辱不以為恥其妻江嗣女甚明識每禁不

令往江氏後有慶會屬令勿來穆之猶往食畢求檳榔江氏兄

弟戲之曰檳榔消食君乃常饑何忽須此妻復截髮市肴饌為

其兄弟以餽穆之自是不對穆之梳沐及穆之為丹陽尹將召

妻兄弟妻泣而稽顙以致謝穆之曰日本不匿怨無所致憂及至

醉穆之乃令廚人以一額頰袁公南史王筠傳沈約見筠以為

王郎非惟一以進之似外祖袁粲謂僕射張稷曰二門婚媾魏

人輒矜嚴王郎見人必嬉笑惟此一條不能酷似指腹為親

李順傳初崔浩弟娶順妹又以弟子娶順女雖一而浩頗輕順順又弗之伏也由是潛相猜忌

魏書王寶興傳事母至孝尚書盧遐妻崔浩女也初寶興母及

遐妻俱孕浩謂曰汝等將來所生皆我之自出可一及

婚浩為撰儀躬自監視謂諸客曰此家禮推計中表致其恭恤

事宜盡其美按寶興母崔浩弟恬之女也魏書盧元傳度世李氏之甥其為濟州也國家初平升城無鹽

房崇吉母傅氏度世繼外祖母兄之子婦也兗州刺史申纂妻

賈氏崇吉之姑女也皆亡破軍途老病憔悴而度世

賈氏供其服膳青州既陷諸崔墜落多所收贖及淵昶等並循

父風遠親疎屬敘為尊行長者莫不畢拜致敬閨門之禮為世

所推謙退簡約不與世競父母亡後同居共財自祖至孫家內

百口在洛時有饑年無以自贍然尊卑怡穆豐儉同之親從昆

弟常旦省謁諸父出坐別室至暮乃入朝府之外生魏書盧道

外不妄交遊其相勗以禮如此按度世元子快女婿魏書劉昞傳昞年

藉託永安中除輔國將軍通直常侍快女婿十四就博士郭瑀

學時瑀弟子五百餘人通經業者八十餘人瑀有女始笄妙選

良偶有心於昞遂別設一席於坐前謂諸弟子曰吾有一女年

向成長欲覓一誰坐此席者吾當婚焉昞遂奮衣來坐

神志肅然日向聞先生欲求快女婿昞其人也瑀遂以女妻之

未覺元禮賢於魏收但知妹夫疎於婦弟北齊書鄭元禮傳崔

昂妻即元禮之姊也

魏收又昂之妹夫嘗持元禮數篇詩示盧思道乃謂思道云看

元禮比來詩詠亦當不減魏收答云

崔昂直臣魏收才士婦兄妹夫俱省罪過北齊書崔昂

臺帝歷數諸人咸有罪負至昂曰刮目視之傳幼喪母曾

諸舅源子恭子恭與之飲問讀何書曰誦詩子恭曰誦至渭陽

未邪情便號泣感噎子恭亦對之歔歔遂為之罷酒子恭後謂

津曰常謂秦王不甚察慧從今已阿翁真得好婿周書陸騰傳

後更欲按情小名秦王阿翁真得好婿尚安平主即

東萊正貴平女也魏孝武幸貴平第見二人相赴若影響周書

騰與語悅之謂貴平曰二人相赴若影響陳訢

傳訢與韓雄里開姻婭少相親昵俱總兵境上三十餘載每有

禦捍常故得數對勅敵而常保功名雖並有

武力至於挽疆射中訢不如雄散敝衣冠騎驢而至隋書崔儵

楊素時方貴幸重儼門地為子元縱娶其女為妻聘禮甚厚親

迎之始公卿滿座素令騎迎儼儼故其素推

令上座儼有輕素之色禮甚倨言又不遜素忿然

拂衣而起竟罷座後數日儼方來謝素待之如初

妻姨北史李順傳祖

勳性貪慢兼其妻崔氏驕豪干政時論鄙之女侍中陸媼母元

氏即祖勳為此附會又除西兗州刺史殿中尚書按祖勳

順翟輔訟寃甯氏宅相舊唐書禮儀志母之昆弟情切滑陽

義亦僚壻舊唐書蕭嵩傳初娶會稽賀晦女與吳都陸象先為

殷馮象先時為洛陽尉宰相子門望甚高嵩尚未入

仕宣州人夏榮稱有相術謂象先日陸郎十年內位極人

臣然不及蕭郎一門盡貴官位高而有壽時人未之許

外家之寶舊唐書韋述傳景龍中景駿為肥鄉令述從父至任洛州

刺史元行冲景駿之姑子為時大儒常載書數車自隨述

入其書齋忘寢與食行冲異之引與之談貫穿經史事如指掌

探頤奧旨如遇師資又試以綴文操牘便就行冲大悅引之同

楊曰此吾一日不見則鄙恪生舊唐書賀知章傳工部尚書

與知章甚相親善象先嘗謂人日賀兄言論倜儻真可謂風流

之士吾與子弟離闊都不思之賀兄

密親舊唐書韋處厚傳管仲拘囚齊桓舉外成它姓唐書禮樂

族姨乃脫紫半臂易斗麵唐書明皇王皇后傳始后以愛弛

忠為生日湯餅邪媚壻唐書李密傳淮陽歲

帝憫然動容阿忠后呼其父仁陵云餓削木皮以食變姓

名為劉智遠教授諸生自給鬱鬱不得志哀吟泣下人有

告太守趙佗者佗捕之遁免往依雍邱令邱君明七壻

唐書郭子儀傳子儀佳壻唐書楊於陵傳十八擢進士調句容

八子貴顯朝廷主簿節度使韓滉剛嚴少許可獨奇

於陵謂妻柳曰吾求負以出入唐書陽城傳寡姊依城居

常 碧鶴雀 唐書裴寬傳景龍中為潤州參軍事刺史韋詵

瘞藏者訪諸吏曰參軍裴寬居也與偕來詵問狀答曰寬義不

以包苴汗家適有人以鹿為餉致而去不敢自欺故瘞之詵嗟

異乃引為按察判官許妻以女歸語妻曰常求佳婿今得矣明

日幃其族使觀之寬時衣碧瘠而長既入族人皆笑呼為

妻也何可以貌求人卒妻寬 得芾筆意 金史吳激傳激米芾

畫俊逸 傳賦學 金史王元節傳元節幼穎悟雖家世貴顯而

其 離孫歸孫 劉熙釋名姊妹之子曰言遠離已也姪之子曰

婦人謂嫁曰歸姪子 躡履問訊 劉義慶世說王子敬兄弟見郗

列故其所生為孫也 躡履問訊 公 甚修外生禮及嘉

賓死皆著高屐儀容輕慢命坐皆云有事不暇 頗似鎮西 劉義

坐既去郗公慨然曰使嘉賓不死鼠輩敢爾 頗似鎮西 慶世

說殷顛庾恆並是謝鑣西外孫殷少而率悟庾每不推嘗俱詣

謝公謝公熟視殷曰阿巢故似鎮西於是庾下聲語曰定何似

謝公續復云巢 庾復云 潛畫門堂 劉義慶世說鍾會

頗似足作健不注巢殷顛小字也 是荀濟北從舅二

人情好不協苟有寶劍可直百萬常在母鍾夫人許會善書學

苟手蹟作書與母取劍仍竊去不還苟勗知是鍾而無由得也

思所以報之後鍾兄弟以千萬起一宅始成甚精麗未得移住

苟極善畫乃往 鍾 作大傅形象衣冠狀貌如平生二

鍾入門便大感 形神相似 劉義慶世說桓豹奴是王丹陽外生

慟宅遂空廢 形似其舅桓甚諱之宣武云不恆相

似時似耳恆似是形 同時為相 陳翽卓異記與妻父

時似是神桓逾不悅 我女婿不如德輿女婿 李肇國史補

執誼自吏部郎中賜緋紫 直及平章事自近古未有 作道旁孤兒歌以諷外氏 馮

子婿歷掌內職綸詔有美名憲宗 嘗歎曰 倫常部 姻戚

桂苑叢談崔膺博陵人也性狂少長於外家不齒
及長能文首出眾子
泰山之力

式酉陽雜俎明皇封禪泰山張說為封禪使說女婿鄭鑑本九
品官舊例封禪後自三公以下皆遷轉一級惟鄭鑑因說驟遷
五品兼賜緋服因大脯次明皇見鑑官位騰躍怪

而問之鑑無詞以對黃旛綽曰此
良婿

組信都民蘇氏有二女擇
及第乃以長女妻之後知古拜相封夫人云杖婿
禮婿拜閣日婦家親賓婦女畢集各
兒姪連名

以打外甥自非疏但別
集日外甥自非疏但別
姓耳遣與
官職非籠篋

中物
吳處厚青箱雜記世傳陳執中作相有婿求差遣執中曰
竝居二府
葉夢得石林燕語趙中令為相李處耘為樞密使處

路公為相程康肅為樞密副使熙寧中王
荆公為相吳正憲為樞密副使皆不避
連袂連襟

東人呼同門為僚婿嚴助傳呼
婿客
陸游老學菴筆記秦會之

友婿江北人呼
又呼
有十客吳益以愛婿為

五馬入門
陶宗儀輟耕錄吾鄉陳剛中先生孚臨海縣人國
初時嘗為僧以避世變一日大書所作詩於其父

執某之粉墻上云我不學寇丞相地黃變髮髮如漆又不學張
長史醉後揮毫掃狂墨平生紺髮三十丈幾度和雲眠石上不

合感時怒衝冠天公罰作圓頂相肺肝本無兒女情亦豈惜此
雙鬢青只憶山間秋月冷搔首不見鬢鬆影父執見之曰此子

欲歸俗也呼來館穀之命養髮經半年餘謂曰汝當娶吾將以
女事汝先生辭謝再三既而命寓他所遣媒妁行言擇日迎歸
父執喜曰
矣先生雖獲佳偶自妻母以至妻之兄姊
弟妹皆不然遂挈家入京館閣諸老交章薦舉入翰林會朝廷
遣使交趾授先生禮部郎中副之至交州嘗有詩曰老母越南
垂白髮病妻塞北倚黃昏蠻烟瘴雨交州客三處相思一夢魂

及抵安南國以文字言語諭之其國遂降將其世子并國相入朝後以功授治中典鄉郡終老焉若父執者可謂識人也已

布代潛居錄馮布少時絕有才幹贅於孫氏其外父有會

煩瑣事輒日昇其之至今吳中謂倩為布代其之

文其之

合其之

身其之

其其之

文其之

東人其之

賦其之

子史精華卷八十七

品行部一

德行

高行管子為主而惠為父母而慈為臣下而忠為子婦而仁祖

交慶管子孝四者人之一也高行在身雖有小過不為不肖

以德管子子人之信以財予人者謂之良大仁管子且朋之為人

門居公門不忘其家事君不二其心亦不忘其身舉齊胸胸莊

國之幣握路家五十室其人不知也一也哉其朋乎

莊由由管子桓公放春三月觀於野桓公曰何物可比於君子

之德乎陽朋對曰夫粟內甲以處中有卷城外有兵刃

虛緣而葆真清而容物物無虛緣葆真見正容悟物使人意

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見辟金莊子至飲人以和莊子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已

立而使中心欣然愛人韓非子仁者謂其有禍也生心之

所不能已也非求其報也故內外相應言行相稱韓非子所謂

曰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也積善成德荀子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

操荀子是故權利不能傾也群衆不能移也天下志廣體恭荀

不能蕩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謂也安難狎難荀

君子貧窮而隆仁也富貴而殺勢也安難狎難荀

君子易知而不至文荀子君子寬而不侵廉而不剷辯而不爭

君子易懼而不至文察而不激寡立而不勝堅彊而不暴柔從

而不流恭敬謹慎而大心小心荀子君子則天而君子安

容夫是之謂也荀子越人安越楚言有壇宇行有防表荀子君子道有一隆

雅人安楚荀子口能言之身能行之也口不能言身

國寶國器國用荀子口能言之身能行之也口不能言身

色澤洽荀子德至者百善至百邪去呂氏春秋夫執一術

下從者其霜雪既降知松柏之茂呂氏春秋孔子窮於陳蔡之

惟孝也子億矣孔子絃歌於室顏回擇菜於外子路與子貢相與而言

曰夫子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

籍夫子者不禁夫子絃歌鼓舞未嘗絕音蓋君子之無所醜也

若此乎顏回無以對人以告孔子孔子愀然推琴喟然而歎曰

由與賜小人也各吾語之子路與子貢入子貢曰如此者可謂

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達於道之謂達窮於道之謂窮今

不疚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大寒既至一吾是以一

至貴 呂氏春秋得道之人貴為天子而不驕倨富有天下

也一 狠乎其誠自有也覺乎其不疑有以也桀乎其必不渝移也循

乎其與陰陽化也忽忽乎其心之堅固也空空乎其不為巧故

也迷乎其志氣之遠也昏乎其深而不測確乎其節之不庫也

就就乎其不肯自是鵠乎其差用智慮也假乎其輕俗誹譽也

以天為法以德為行以道為宗與物變化而無所終窮精充天

地而不竭神覆宇宙而無望莫知其始莫知其終莫知其門莫

知其端莫知其源其大無一與陰陽化見以天為法以德為行以

外其小無內此之謂一道為宗見局閉呂氏春秋中欲不出謂之外欲不入謂之

正顏氏樂內揚子紆朱懷金之樂不如顏氏子之樂修身為弓

矯思為矢立義為的揚子以一以一冥而後發發必中矣處宅由

路正服明燭執符揚子或曰仁義禮智信之用曰仁宅也義路

動動斯得矣弘深肅括揚子或問士何如斯可以視身日其

視身德表莫知日行禮於彼而民得於此奚其知彌中彪外子

矣或問君子言則成文動則成德何以操冠秋雲神棲九元抱朴

也日以其一而一也注彌滿也操冠秋雲神棲九元子邈

世之一眇焉一之表遺太極合德神道並行文中子子遊

俗之一緬然一之端太極合德神道並行孔子之廟出

而歌曰大哉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弟弟夫無負幽明文

子孝哉薛收行太和為表至心為內文中子芮城府君起家為

於一御史將行謂文中子曰何

以贈我子曰清而無介直而無節日何以加乎子
日一之十一行之以恭守之以道居於鄉里而
爭者息文中子陳守謂薛生日吾行合於郡縣而盜不止夫子
陳守曰吾過矣退而靜居三月盜善德上三有七無君子之職
出境子聞之日收善言叔達善德善德見
文中子仇璋謂薛收日子聞一平收日何謂也璋日無
諾責無財怨無專利無苟說無伐善無棄人無畜憾薛收日請
聞三有璋日有慈有儉有不為天下先收日子及是乎日
此也璋何預焉子聞之日唯其有之是以似之能文
則得天地國語晉孫談之子周適周事單襄公立無跛視無還
身言仁必及人言義必及利言知必及事言勇必及制言教必
及辯言孝必及神言惠必及蘇言讓必及敵晉國有憂未嘗不
戚有慶未嘗不怡襄公有疾召頃公而告之日必善晉周將得
晉國其行也文一十一天地所胙小而後國夫敬文之

恭也忠文之實也信文之孚也仁文之愛也義文之制也知文
之與也勇文之帥也教文之施也孝文之本也惠文之慈也讓
文之材也象天能敬帥意能忠思身能信愛人能仁利制能義
事建能知帥義能勇施辯能教昭神能孝慈和能惠推敵能讓
此十一者夫子皆有焉天六地五數之常也經之以天緯之以
地經緯不爽文之象也文王質文故天昨之以天下夫子被之
矣其昭穆又近可以得國且夫立無跛正也視無還端也聽無
聳成也言無遠慎也夫正德之道也端德之信也成德之終也
慎德之守也守終純固道正事信明令德矣慎成端正經天緯
德之相也為晉休戚不背本也被文相德非國何取經天緯
地見被文相德上國棟國語不厚其棟不能任重重莫如國棟
莫如德注言國至重非德不任
受命不遷為敬敬順所安為孝國語事君以敬事父以孝
徒也敬順敬木疆敦厚史記絳侯周勃世家勃為人擇地而
順父之所安史記絳侯周勃世家勃為人擇地而
高帝以為可屬大事

史記伯夷傳或一之時然後出言行不齊魯諸儒質

行不及史記萬石君傳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無他腸史記

傳上以為廉忠實漢書武帝紀詳延天下方聞士咸薦諸朝注師古曰方道也

乃拜縮為河間王太傅漢書馮奉世傳贊而進於朝也一日方謂方正也

謂淑人君子道不可詘身詘何傷漢書孫寶傳以明經為郡

屬欲令授子經更為除舍設儲侍寶自劾去忠固還之心內不

平後署寶主簿寶徒入舍祭竈請比鄰忠陰察怪之使所親問

寶前大夫為君設除大舍子自劾去者欲為高節也今兩府高

士俗不為主簿子既為之徙舍甚說何前後不相副也寶曰高

前日君男欲學文而移寶自近禮有來學義無往教

且一不遭者可無不為况主簿乎忠後漢書惴惴無華章帝紀

聞之甚慙上書薦寶經明質直宜備近臣後漢書鄧禹傳禹內文明

安靜之吏篤行淳備事母至孝天下既定常欲

日計不足月計有餘野無煙火而獨在家側後漢

遠名執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修經為

整閨門教養子孫皆可以為後世法每賊過見其尚幼而有志節皆奇而哀之

書祭彤傳彤字次孫早孤以至孝見稱遇天下亂人師行為儀表

後漢書伏湛傳竊見故大司徒陽都侯伏湛自

行束脩訖無毀玷篤信好學守死善道仁不遺

清修雪白後漢書宋弘傳策曰太中大夫宋漢

舊忠不忘君後漢書鮑永傳永行縣到霸陵路經更始墓引車

拜雖以獲罪司隸所不避也遂下拜哭盡哀而去西至扶風椎

牛上苟諫豕帝聞之意不平問公卿曰奉使如此何如太中大

子史書

卷八十七 品行部 德行

夫張湛對曰仁者行之宗忠者義之主也
過人者四後漢書

彬少與蔡邕齊名初舉孝廉拜尚書郎時中常侍曹節女壻馮

方亦為郎彬厲志操與左丞劉歆右丞杜希同好交善未嘗與

方共酒食之會方深怨之遂章言彬等為酒黨事下尚書令劉

猛猛雅善彬等不舉正其事節大怒劾奏猛以為阿黨請收下

詔獄在朝為之寒心猛意氣自若旬日得出免官禁錮彬遂以

廢光和元年卒於家年四十六諸儒莫不傷之所著七說及書

凡三篇蔡邕等共論序其志僉以為彬有一一一夙智早成

岐疑也學優文麗至通也仕不苟祿絕高也辭隆從眾絜操也

施共樹碑
常聞烈士乃今見之後漢書劉平傳更始時天下亂

而頌焉平弟仲為賊所殺其後賊復忽

然而至平扶侍其母奔走逃難仲遺腹女始一歲平抱仲女而

棄其子母欲還取之平不聽曰力不能兩活仲不可以絕類遂

去不顧與母俱匿野澤中平朝出求食逢餓賊將烹平叩頭曰

今日為老母求菜老母待曠為命願得先歸食母畢還就死因

涕泣賊見其至誠哀而遣之平還既食母訖因白曰屬與賊期

義不可欺遂還詣賊眾皆大驚相謂曰一一一子

去矣吾不忍食
江巨孝後漢書江革傳少失父獨與母居遭天

子於是得全下亂盜賊並起革負母逃難備經險阻

常採拾日為養數遇賊或劫欲將去革輒涕泣求哀言有老母

辭氣愿款有足感動人者賊曰是不忍犯之或乃指避兵之方

遂得俱全於難革轉客下邳窮貧裸跣行傭日供母便身之物

莫不必給建武末年與母歸鄉里每至歲時縣當案比革曰母

老不欲搖動自在轅中輓車不用牛馬由是鄉里稱之曰一一一

元和天子思革至行制詔齊相曰諫議大夫江革前曰病

歸今起居何如夫孝百行之冠眾善之始也國家每惟志士未

嘗不及革縣曰見穀千斛賜巨孝常曰八月長吏存問致羊酒

曰終厥身如有不幸祠曰中
三不惑後漢書楊秉傳秉性不飲

牢由是巨孝之稱行於天下酒又早喪夫人遂不復娶

所在以淳白稱嘗從容言
郭有道無愧色後漢書郭太傳卒於

日我有一一一酒色財也家時年四十二四方

之士千餘人皆來會葬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蔡邕為文既而謂涿郡盧植曰吾為碑銘多矣皆有慚德惟

二弟成名自取大譏

後漢書許荆傳祖父武太守第五倫舉為

之曰禮有分異之義家有別居之道於是共割財產呂為三分武自取肥田廣宅奴婢強者二弟所得並悉劣少鄉人皆稱弟克讓而鄙武貪婪晏等以此並得選舉武乃會宗親泣曰吾為兄不肖盜聲竊位二弟年長未豫榮祿所呂求得分財

一無所留於是郡中翕然遠近稱之

閉戶自搗

後漢書繆彤傳少孤兄弟

四人皆同財業及各娶妻諸婦遂求分異又數有鬪爭之言彤深懷憤歎乃

齊整風俗柰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遂更為敦睦之行

不使王彥方知

後漢書王烈傳

王烈字彥方太原人也少師事陳寔曰義行稱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甘乞

昏不廢

後漢書劉趙淳于江劉周趙列傳序安帝時汝南薛包

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歐杖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而灑掃父怒又逐之廼

之後行六年服喪過乎哀既而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朽敗者曰

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產輒復賑給

老者田廬取荒頓器物取朽敗

見雷震輒園冢泣

後漢書周磐傳同郡蔡順

字君仲亦以至孝稱順少孤養母嘗出求薪有客卒至母望順不還廼噬其指順即心動棄薪馳歸跪問其故母曰有急客來吾噬指以悟汝耳母年九十以壽終未及得葬里中灾火將逼其舍順抱伏棺柩號哭叫天火遂越燒他室順獨得免太守韓

身米蓋 卷八十七 八

崇名爲東閣祭酒母平生畏雷自亡後每有一順一退能守

靜進能不苟蜀志龐統傳注蔣濟萬機論云許子將褒貶不平

年至耳順一以拔樊子昭而抑許文休劉暉日子昭拔自賈豎

貌潔然觀其舌齒牙樹頰脰吐唇吻自非文休敵也秉心公

亮蜀志董允傳丞相亮將北征住漢中慮後主富於犯禁委官

吳志三嗣主傳注吳錄日孟仁遷吳令時皆不得將家之官每

得時物來以寄母常不先食及聞母亡一孫權特爲減

死一等使復爲舍素晉書王祥鄭冲傳贊鄭冲一孝子百世

官蓋優之也王祥遲暮百行斯融雙飛天路

之宗仁人天下之命

荀頴曰以文王之道事其親者其頴昌何

侯乎其荀侯乎古稱曾閔今日荀何內盡其心以事其親外崇

禮讓以接天下一有能行孝之道

君子之儀表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令德不遵二夫子之

景行者非樂中正之道也又曰荀何君子之宗也又曰頴昌侯

之事親其盡孝子之道乎存盡其和事盡其敬亡盡其哀子於

頴昌侯見之矣又曰見其親黨如見其親六十而孺慕子於頴

昌侯見清恐人知晉書胡威傳武帝語及生平因歎其父清謂

之矣威曰卿孰與父清對曰臣不如也帝曰卿父

以何爲勝耶對曰臣父一手不驅蚊晉書吳猛傳少有

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及遠也孝行夏日常

已而噬親也改獨楓里爲孝行宋書郭世道傳郭世道會稽永

事父及後母孝道淳備年十四又喪父居喪過禮殆不勝喪家

貧無產業備力以養繼母婦生一男夫妻共議曰勤身供養力

猶不足若養此兒則所費者大乃垂泣瘞之母亡負土成墳親

戚或共賻助微有所受葬畢備賃倍還先直服除後哀戚思慕

終身如喪者以爲追遠之思無時去心故未嘗釋衣帽仁厚之

風行於鄉黨隣村小大莫有呼其名者元嘉四年遣大使巡行

子史書卷八十七 品行部 德行

天下散騎常侍袁愉表其淳行太祖嘉之敕郡
勝表間門蠲其稅調所居虛中竟日義不

獨飽宋書郭世道傳子原平稟至行養親必已力性閑木功備

平自以家貧父母不辦有肴味唯食鹽飯而已若家或無食則

後作宋書郭世道傳宅上種少竹春月夜有盜其

采筍置籬外荀者原平偶起見之盜者奔走墜溝原平自

以不能廣施至使此人顛沛乃於所植竹處溝上立尊老在東

小橋令足通行又隣曲慙愧無復取者

何心獨饗白粲宋書何子平傳少有志行見稱於鄉曲事母至

或問曰所利無幾何足為煩子平曰不辦常得生米

雖處閭室如接大賓宋書何子平傳幼持操檢敦厲各行

守善不求榮進好一生不侮閭室

退之士彌以貴之宋書阮長之傳在中書省直

自列門下門下以闇夜人不知不受夜往鄰省誤着履出閣依事

列長之固遣送之曰不衣綿帛

善凱亦嗜酒相得輒酣對飲盡歡百年家素貧母以冬月亡衣

並無絮自此嘗寒時就凱宿衣悉袂布飲酒醉眠凱

以卧具覆之百年不覺也既覺引卧具去體謂經其戶寂若無

凱曰綿定奇温因流涕悲慟凱亦為之傷感梁書傳昭傳太原王延秀薦昭於丹陽尹

人披其帷其人斯在袁粲深為所禮辟為郡主簿使諸子從昭

定其所制每經昭戶輒歎曰豈得非名賢還淳反樸激薄停澆

明山賓傳山賓性篤實家中嘗乏用貨所乘牛既售受錢乃謂

買主曰此牛經患漏蹄治差已久恐後脫發無容不相語買主

遠追取錢處士阮孝緒聞之歎曰此牛經患漏蹄無容不相語

此言足使矣

子史青雀 卷八十七 品行部 德行

見得一妄語謝一縑梁書何遠傳每戲語人云卿能一我

常嗽麥陳書徐孝克傳所生母患欲粳米為粥不能常辦母亡

不復食有王祥之性陳書蔡徵傳繼母劉氏性悍忌視之以

以為孝門有孝子陳書謝貞傳貞哀毀羸瘠終不

更名徵字希祥書左丞沈客卿俱來候貞見其形體骨立祚等愴然歎息徐喻

之曰弟年事已衰禮有恒制小宜引割自全貞因又感慟氣絕

良久二人涕泣不能自勝惘默而出祚謂客卿曰信哉

何客卿曰謝公家傳至孝士大夫誰不仰止此恐不能起如

投書相告置靴中不視南史齊豫章王嶷傳嶷性汎愛不樂

火焚之晝夜伏戶外南史虞悛傳悛少以孝聞父病不欲見人

鳴咽流涕如此者百餘日終身不嘗檳榔南史任昉傳昉父

為常餌臨終嘗求之剖百許口不得好者宗曾子南史解叔謙

昉亦所嗜好深以為恨遂希蔣南陽人有至行早孤為祖母所養祖母病元卿在遠輒心

痛大病則大痛小病則小痛以此為常鄉里宗事之號曰

擲吐嗽之魏書宗室子華傳子華母房氏曾就親人飲食夜

其母古之遺孝魏書王慧龍傳慧龍自以遭難流離常懷憂悴

乃安房室布衣蔬食不參吉事舉動必以禮太以產則貧論道則富

子少傳游雅言於朝曰慧龍魏書高允傳士衡孤立內省靡疚言不崇華交不遺舊縮屋

稱貞嫗而不亂未若此翁白首不娶北齊書廢帝紀文宣在晉

為義庶人含情受朴躬耕力作以畜其德則其親獲安故曰畜也 **何忍以汝為賤隸** 舊唐書李

功賜奴婢百人太亮謂曰汝輩多衣冠子女破亡至此吾亦 大亮傳以

故人雖微賤必與抗禮 舊唐書岑文本傳文本自以出自諸生

居處卑陋室無茵褥帷帳之飾事母以孝聞撫弟 愛人如赤

姪恩義甚篤太宗每言其弘厚忠謹吾親之信之 子不殺非時草

寡禮風俗未安遊秦撫恤境內敬讓大行邑里 以介易十四

歌曰廉州顏有道性行同莊老 以介易十四

之命 舊唐書崔仁師傳時青州有逆謀事發州縣追捕反黨俘

湯沐以寬慰之唯坐其魁首十餘人餘皆原免及奏報諱使將 往決之大理少卿孫伏伽謂仁師曰此獄徒侶極衆而足下雪

免者多人皆好生誰肯讓死今既臨命恐未甘心深為足下憂 也仁師曰嘗聞理獄之體必務仁恕故稱殺人則足亦皆有禮

豈有求身之安知枉不為申理若 暗短但一得

亦所願也伏伽慙而退及敕使至青州更訊諸囚咸曰崔公 仁恕事無枉濫請

伏罪皆無異辭 **性合元和身齊律度道匡雅俗器重宗彝** 舊唐

書楊綰傳代宗詔曰楊綰 以孝弟傳於家外無車

服之容以真實形於代 **脫械縱賊** 舊唐書呂元膺傳出為蘄州

獄囚因有自告者曰某有父母在明日元正不得相見因泣下 元膺憫焉盡其上下之與為期守吏曰不可縱元膺曰吾

以忠信待之及期無後到者 **書百餘忍字** 舊唐書張公藝傳鄆

由是群盜感義相引而去 州壽張人張公藝允

代同居北齊時東安王高末樂詣宅慰撫旌表焉隋開皇中大 使邵陽公梁子恭亦親慰撫重表其門貞觀中特勅吏加旌表

子史精華 卷八十七 品行部 德行

三

其人請紙筆但高宗為之流涕賜以縑帛

微舊唐書劉德威傳子審禮少喪母為祖母元氏所養隋末德

氏渡江避亂及天下定始西入長安元氏若有疾審禮必親嘗

湯藥元氏顧謂孫曰我兒孝順吾一顧念宿疾頓輕

人瑞舊唐書孝友傳贊麒麟鳳凰飛海東曾閔舊唐書東夷百

親以孝行聞友於兄賜清白箴唐書許圍師傳為處州刺史稍

弟時人號美部有受昧者圍師不忍按但言長者稱婁郝唐書婁師

要為將相者三十年恭勤樸忠心無適莫方酷吏殘鷲人多僕

不去曹囚無死法唐書李日知傳李日知鄭州滎陽人及進士

知獨平寬無文致嘗免一囚死少卿胡元禮執不可曰吾不去

曹囚無生理日知曰皆以狀讞而武后用

議為蠱不誅唐書李勉傳屯部人父病求厭者以木偶

縱門樹六闕唐書楊炎傳父喪廬墓側號慕不廢聲有紫芝

所未有倭子勸吾食吾輒飽唐書李遜傳遜弟建字杓直與兄

建平決無頗母憐其孝每字之日生子多以其姓字之唐書

傳愈貶山陽令有愛在民鑿名泰華唐書安金藏傳金藏母喪

民燥泉忽湧流廬之側李冬有華大鹿相擾元宗屬關中曾子唐

其事於史官詔其於盜樹自匿唐書陽城傳問

賣循傳父會有高節親亡負土成墓里唐書陽城傳問

廬其左手蔣松栢時號德行

子史書

官而詣城決之有其一其寒而飲何責焉唐書陽城傳嘗絕糧者城過之慮其耻退酒醉卧於路城怪其故與弟迎之奴未醒乃負以歸及覺痛咎謝城曰武德中深州別駕楊弘業至其居凡一孝贊唐書侯程傳侯靈州靈武人居親喪穿壙作塚皆身執其勞鄉人助者即哭而卻之廬墳次哭泣無節知道七年俱羅三年不止知道塢塵積首率夜半傳墳踴而哭鳥獸為悲號李華作表其行曰厥初生人有君有親孝親為子忠君為臣兆自天命降及人倫背死不義忘生不仁過及智就為之禮文至哉侯氏創巨病殷手足胼胝以成高墳夜黑颺動如臨鬼神哭無常聲迴徹蒼旻苴斬三年爾獨終身嗟嗟程生孝友童子唐書陳饒奴饒饒奴其哀也均顧後絕配瞻前無隣居喪又歲饑或教其分弟妹可全性命饒奴流涕身丐平生不訴相全養刺史李復異之給資儲署其門曰

欺五代史段希堯傳希堯使於吳越是時江淮不通凡使吳越者皆泛海而多風波之患希堯過海遭大風左右皆恐懼希堯曰吾一汝等恃吾可無恐也已而風亦止閨門食不異品宋史范質傳以廉介遺前後所得祿賜多給孤遺西舍封識宛然宋史劉温叟之中身没家無餘貲郎聞其清介遣吏遺錢五百千温叟受之貯廳西舍中令府吏封署而去明年重午又送角黍統扇所遣吏即遺錢者視之是不欲拒我也今周歲不啓封其苦節愈見命吏輦歸邸買田宅營林榭宋史張觀傳觀性至孝初為秘書郎其父方為州從事因上書願以官授父真宗嘉之以居業為京官及觀貴居業由恩至太府卿居業嘗過洛喜其山川風物日吾得老於此足矣觀於是計直掛錢於樹宋史查道傳嘗出按奉藥饌然後出視事未嘗一日廢也按居業觀父部路側有佳棗從者

史記卷八十七 品行部 德行 七

摘以獻道即宋史包拯傳拯字希仁知端州遷不持一硯殿中丞端土產硯前守緣貢率取

數十倍以遺權貴拯命製者歸得奇繪文錦恣兄弟擇取宋史張

才足貢數歲滿歸性孝友嘗為蜀郡以歸悉布於堂上存傳存

常日兄弟手足也妻妾外舍人耳柰何先外人而後手足乎收

恤宗屬嫁聘窮瘵宋史馬從先傳從先性奉之如

不使一人失所嚴整雖嚴父保之如嬰兒宋史司馬光傳光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居處

其兄且且年將八十一不知為帥客宋史范鎮傳鎮字景仁成

愛之館於府舍俾與子弟講學鎮益自謙退都華陽人薛奎守蜀一見

每步行趨府門踰年人其露坐達明宋史趙

父善應性純孝親病嘗刺血和藥以進母畏雷每聞雷則披衣

走其所嘗寒夜遠歸從者將扣門遽止之日無恐吾母

而後入朱墨銘宋史陳宓傳宓天性剛毅信道尤篤嘗為

舉家不食筍宋史張載傳弟戩出知公安灼背燒頂刺血書經

宋史朱壽昌傳字康叔揚州天長人壽昌母劉氏吳妾也吳守

京兆劉氏方娠而出壽昌生數歲始歸父家母子不相聞五十

年行四方求之不置飲食罕御酒肉言輒流涕用浮屠法

佛力所可致無不為者熙寧初與家人辭訣棄

官入秦日不見母吾不反矣遂得之於同州宋史穆

劉時年七十餘矣嫁党氏有數子悉迎以歸投金庭下修傳字

伯長鄆州人張知白守毫毫有豪士作佛廟成知白使人召修

作記記不書士名士以白金五百遺修為壽且求載名於記修

吾寧糊口為旅人終不以匪人汚吾文也懷金不敢出宋史陳

初遊京師踰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傳堯俞欲識之先以問秦

俞日非所望也吾將見之懼其不吾見也子能介於陳君歸直

乎知其貧一欲為餽比至聽其論議益敬畏一

取牛遼史蕭韓家奴傳家有一牛不任驅策其奴得善價割股

作羹金史龐迪傳迪性純孝父病醫藥弗效迪仰天泣禱

之廕率由是獲安昆弟析家財迪盡以與之一無所取官爵

先諸侄見此金彙氏物金史宋可傳其姑適大族彙

難姑以白金五十笏遺可受不辭其後姑得彙氏疎族立為

後挈之省外家可乃置酒會鄉鄰謂姑曰姑往時遺可以金可

以彙氏無子故受之今有子矣非姑物也可何名取之因呼妻子昇金歸之受孔子戒元史廉

時方尊禮國師帝命希憲受戒對曰臣子亦有戒耶對曰為臣當忠為子當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果

熟墮地亦不睨元史許衡傳庭有爛童子過身不

懷幣口不論錢元史劉敏中傳敏中平求來諫劉向說苑或謂

不更平簡子曰諾左右曰君未有過何更君曰吾謂是諾未必

有過也吾將以者也今我却是却諫者諫者必止我

過無嚴敦敦控控嚴道道德指歸論盛德之人大雅之稱劉劭

日矣若似不足無形無容志具體而微謂之德行王嘉拾遺記軒轅使之士以

德行也者也九行統萬國九行者孝慈文信言忠恭

勇義以觀天地以祠萬靈亦為九德之臣閒室之內嚴若朝典劉義慶世說華歆遇

未嘗臧否人物劉義慶世說晉文王稱阮嗣宗至慎不

言而四時之氣備劉義慶世說謝太傅絕重褚公常稱作人無

長物劉義慶世說王恭從會稽還王大看之見其坐六尺篔簹因

子史精華

卷八十七

德行

即舉所坐者送之既無餘席便坐薦上後大聞之甚驚曰庇其
我本謂卿多故求耳對曰丈人不悉恭恭

宇下使人忘寒暑 劉義慶世說庾太尉少為王眉子所知 **德星**

聚 荀父子於時 **英獸** 事母至孝常與母入山采薪為虎所逼自計不能禦於是

抱母且號且行虎見其情遂偃耳而去 **三品不逾一尉** 唐新語

楊嶠為祭酒謂人曰吾雖非不榮 **鄉葬** 李肇國史補大曆

如麻榮陽人鄭損率有力者每鄉大為一墓以葬棄尸謂之

生 **恂恂如小子弟** 趙璘因話錄僕射柳元公家行為士林儀表

不異布衣時薛夫人左右僕使至有連小字呼公者性嚴重居

外下輦常惕懼在薛夫人之側未嘗以毅顏待家人

外當時無比 **自昇肩輦兩肩皆瘡** 趙璘因話錄榮陽鄭還古少

家青齊間遇李師道漸阻王命扶侍老親歸 **公庭可從權簿書**

洛與其弟 **當仍舊** 趙璘因話錄崔相國章為華州刺史鄭縣陸鎮以名與

左右以迴避對公曰縣尉有授官也不可以刺史私避而使

罷不治事召之令出鎮因陳牒請權改名璘公判准狀仍戒之

省中無陸填名也其知大體如此 **有鄆陽春** 王仁裕開天遺

物朝野歸美時人咸謂璟為 **魏公之客不敢出他門** 王仁

事略王巖叟傳韓琦留守北京辟巖叟為屬韓絳代琦復欲

留巖叟巖叟曰巖叟 **子史清** **卷八十七** **品行部** **德行** **大**

用廣施

王傅東都事略鄭俠傳俠性清儉布衣糲食終其身平居進止必以禮法閉門帖然不肅而治喜賓客樂教訓

鄉里敬之

歸錦囊珠李元綱厚德錄林積南劍人少時入京師至蔡州息旅邸既卧覺牀第間有物逆其

背揭席視之見一布囊其中有錦囊又其中則錦囊實以北珠數百顆明日詢主人曰前夕何人宿此主人以告乃巨商也林

語之此吾故人悅復至幸令來上庠相訪又揭其名於室曰某年某月日劍浦林積假館遂行商人至京師取珠欲貨則無有

急沿故道處處物色之至蔡邸見其榜即還訪林於上庠林具以告曰原珠具在然不可但取可投牒府中當悉以歸商如其

使積欲之前日以爲已有矣秋毫無所取商不能強以數百千就佛寺作大齋

爲林君祈福

置器投豆徐度却掃編趙康靖公槩既休致居鄉里宴居之室必置三器几上一貯

黃豆一貯黑豆一貯空又間投數豆空器中人莫喻其意所親問之曰吾平日與大善念則投一黃豆與一惡念則投一黑豆用

以自警始則黑多於黃中則黃多於黑近者二念俱忘亦不復投矣

度量

德善德信

老子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

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

紛一其一一其一是謂元同見孩之

姓皆注其耳目

孔德之容老子大德之人無所不容能受垢濁處

謙卑

衆人歸之如魚有依

晏子臣聞君子如美淵澤容之極其游泳之樂

術

荀子故君子賢而能容罷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淺粹而能容雜夫是之謂

趙簡子有兩白驪而甚愛之陽城胥渠處廣門之官夜款門而謁曰主君之臣胥渠有疾醫教之曰得白驪之肝病則止不得

子史書

卷八十七品行部

度量

則死謂者人通董安于御於側愠曰嘻胥渠也期吾君驟請即

刑焉簡子曰夫殺人以活畜不亦不仁乎殺畜以活人不亦仁

乎於是召庖人一一遍飲呂氏春秋昔者秦繆公乘馬而車

方將食之於岐山之陽繆公歎曰食駿馬之內取酒張坐歌呼

而不還飲酒余恐其傷女也於是而取酒張坐歌呼

應和史記曹相國世家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

召按之乃反可溺矣公等足與治乎史記韓長孺傳

飲亦與相安國坐法抵罪

蒙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田甲曰然即溺

之居無何梁內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為梁內史起徒中為二

于石田甲亡走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因肉祖謝安

國笑曰卒善遇之按安國韓長孺名務

掩過揚善漢書丙吉傳於宮屬掾史吉馭吏嗜酒

之吉日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復何所容西曹若非公馬

地忍之此不過汗丞相車茵耳遂不去也按地第同

幸至丞相府歸我後漢書卓茂傳初辟丞相府史事孔光光稱

馬幾何時對日月餘日矣茂有馬數年心知其謬嘿解與之挽

車去顧曰他日馬主別得亡者乃

詣府送馬下駕步歸後漢書劉寬傳寬嘗行有人失牛者乃就

叩頭謝之寬車中認之寬無所言有頃認

者得牛而送還叩頭謝曰慙負長者隨所刑罪寬曰物

有相類事容脫誤幸勞見歸何為謝之州里服其不校視奴疑

必自殺後漢書劉寬傳嘗坐客遣蒼頭市酒迂久大醉而還客

曰此人也罵言畜產辱美爛汝手後漢書劉寬傳夫人欲試寬

孰甚焉故吾懼其死也令恚伺當期會裝嚴已訖使

侍婢奉肉羹翻汗朝衣婢遽收之寬神色

不異乃徐言曰其性度如此以邑毀超故今遣之

不異乃徐言曰其性度如此

不異乃徐言曰其性度如此

不異乃徐言曰其性度如此

不異乃徐言曰

不異乃徐言曰

不異乃徐言曰

不異乃徐言曰

不異乃徐言曰

品行部 度量

品行部 度量

品行部 度量

品行部 度量

品行部 度量

後漢書班超傳八年拜超為將兵長史假鼓吹幢麾以徐幹為
軍司馬則遣衛侯李邑護送烏孫使者賜大小昆彌以下錦帛
李邑始到于窠而值龜茲攻疏勒恐懼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
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超
聞之歎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恐見疑於當時矣遂去其
妻帝知超忠乃切責邑曰縱超擁愛妻抱愛子思歸之士千餘
人何能盡與超同心乎令邑詣超受節度詔超若邑任在外者
便留與從事超即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徐幹謂超曰邑前
親毀君欲敗西域今何不緣詔書留之更遣他吏送侍子乎超
曰是何言之陋也
干頃波後漢書黃憲傳郭林宗少遊汝南先過袁閎
忠臣也
林宗曰奉高之器辟諸泛濫雖清而易挹叔度
汪汪若
肱傳肱嘗與季江謁郡夜於道遇盜欲殺之肱兄弟更相爭死
賊遂兩釋焉但掠奪衣資而已既至郡中見肱無衣服怪問其

故肱託以他辭
盜聞而感悔後乃就精廬求見徵君
肱與相見皆叩頭謝罪而還所掠物肱不受勞以酒食而遣之
荷甌墮地不顧而去後漢書郭太傳孟敏字叔達鉅鹿楊氏人
也客居太原
而問其意對曰甌已破矣視之何益林宗以此異
之因勸令遊學十年知名三公俱辟並不屈云
魏志管寧傳注鄰有牛暴寧田者寧為
自為飲食過於牛主主得牛大慙若犯嚴刑
無喜色蜀志蔣琬傳亮卒以琬為尚書令俄而加行都護假節
領益州刺史遷大將軍錄尚書事封安陽亭侯時新喪
元帥遠近危悚琬出類拔萃處羣僚之右
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眾望漸服
蔣琬傳督農楊敏曾毀琬曰作事憤憤誠非及前人或以白琬
主者請推治敏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主者重據聽不
推乞問其憤憤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當理事不當理則
憤憤矣復何問耶後敏坐事繫獄眾人猶懼其必死琬
子史清
品行部
度量

得免以稻與人吳志鍾離牧傳牧少爰居永興躬自墾田種

重罪田荒故墾之耳遂稻二十餘畝臨熟縣民有識認之牧曰本以

牧為之請長曰君慕承宮自行義事僕為民主當以法率下何

得寢公憲餘肉可共啖晉書郭舒傳鄉人盜食舒牛事覺來謝

而從君耶舒曰鄉饑所以食牛耳世以此服

其弘量不問貴賤長幼皆為彈之晉書阮瞻傳善彈琴人聞

和而不知向人所在神氣冲二十年未嘗見喜愠之色晉書嵇康傳

惟陳留阮籍河內山濤豫其流者河內向秀沛國劉伶籍兄子

咸琅邪王戎遂為竹林之游世所謂竹林七賢也戎自言與康

居山陽其方清歌鼓琴不以屑意晉書謝鯤傳太傅東

掾任達不拘尋坐家僮取官棗除名於時名士王元阮修之徒

並以鯢初登宰府便至黜辱為之歎恨鯢聞之

莫不服其逸羣之量晉書索靖傳靖何須壁後置人晉書

遠暢而恬於榮辱謝安傳溫人赴山陵止新亭大陳兵衛將移晉室呼安及王坦

之欲於坐害之坦之甚懼問計於安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亡

在此一行既見溫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板安從容就席坐定

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隣明公邪溫笑

曰正自不能不爾圍棋賭別墅晉書謝安傳時苻堅強盛疆場

耳遂笑語移日多虞諸將敗退相繼安遣弟石

及兄子元等應機征討所在尅捷堅後率眾號百萬次於淮肥

京師震恐加安征討大都督元入問計安夷然無懼色答曰已

別有旨既而寂然元不敢復言乃令張元重請安遂命駕出山

墅親朋畢集方與元安常棋劣於元是日元懼便

為敵手而又不勝安顧謂其甥羊曇青氈我家舊物可特置之

曰以墅乞汝安遂遊涉至夜乃還晉書王獻之傳夜卧齋中而有偷人入其室盜物都盡

獻之徐曰偷兒群偷驚走捫虱而

言旁若無人 晉書苻堅載記桓温入關猛被褐而詣之一面 寬

新者備君 宋書劉凝之傳有人嘗認其所著屐笑曰僕著之已 敗今家中

還之不取 齊書豫章王嶷傳世祖即位頻發詔拜陵 不果行遺疑拜陵還過延陵季子廟觀沸

肯復取 齊書豫章王嶷傳世祖即位頻發詔拜陵 不果行遺疑拜陵還過延陵季子廟觀沸

許 齊書褚淵傳性 井有水牛突部伍直兵執牛推問不

妄舉動宅嘗失火烟焰甚逼左右 齊書江敦傳出為 藏客引咎

驚擾淵神色怡然 齊書江敦傳出為 藏客引咎

史還除太子中庶子領驍騎將軍未拜門客通賊利世祖遣信

檢覈數 齊書蕭穎達傳齊故侍中丞相 此而躬自

敦若能治郡此便是 梁書蕭穎達傳齊故侍中丞相 器寓深邵

具美耳上意乃釋 梁書蕭穎達傳齊故侍中丞相 器寓深邵

清猷盛業 梁書蕭穎達傳齊故侍中丞相 器寓深邵

問望斯歸 梁書蕭穎達傳齊故侍中丞相 器寓深邵

元起恨之大軍既至京師華在城內甚懼及城平元起 豈

語人口庾別駕若為亂兵所殺我無以自明因厚遺之 豈

以鳥傷人 梁書安成王秀傳性仁恕喜愠不形於色左右嘗以

壯哉雀鼠 梁書張率傳在新安遣家僮載米三十石還吳既至

遂耗大半率問其故答曰雀鼠耗也率笑而言曰 豈

竟不問 梁書羊侃傳性寬厚有器局 嘗南還至漣口置酒有客張

孺才者醉於船中失火 梁書羊侃傳性寬厚有器局 嘗南還至漣口置酒有客張

聞之都不挂意 梁書范元琰傳有涉溝盜其笥者元琰因伐木 終

如為橋渡盜 梁書范元琰傳有涉溝盜其笥者元琰因伐木 終

日怡怡無愠喜之色 魏書穆觀傳觀字闡拔襲崇爵少以文藝

衛將軍綰門下中書出納詔命及訪舊事未嘗有所遺漏太宗

奇之尚宜陽公主拜駙馬都尉稍遷太尉世祖之監國觀為右

子史書卷

卷八十七 品行部 度量

彌出則統攝朝政入則應對左右事無巨細皆關決
焉
卓公寬中

文饒洪量
魏書高允傳初允與游雅及太原張偉同業相友雅嘗論允曰夫喜怒者有生所不能無也而前史載

處四十年矣未嘗見其是非喜愠之色不亦信哉
失不繫心得

不形色
魏書高允傳張綱柔謙叔術正直道雅洽聞弼為兼識拔萃衡門俱漸鴻翼發憤忘餐豈要斗食率禮從仁罔

愆於式
按叔不自申曲直魏書崔光傳光

衛張誕字道雅王道雅弼閔弼
不自申曲直
魏書崔光傳光

不見於色有毀惡之者必善言以
遵罪又非唾面之責
隋書伊婁謙傳

報之雖見誣謗終
武帝將伐齊引入內殿從容謂曰朕將有事戎馬何者為先謙

對曰愚臣誠不足以知大事但偽齊僭擅跋扈不恭沈溺倡優

耽昏翹冀其折衝之將解律明月已斃讒人之口上下離心道

路仄日若命六師臣之願也帝大笑因使謙與小司寇拓拔偉

聘齊觀豐帝尋發兵齊王知之令其僕射陽休之責謙曰貴朝

盛夏徵兵馬首何向謙答曰僕憑式之始未聞興師設復西增

白帝之城東益巴邱之戍人情恒理豈足怪哉謙參軍高遵以

情輸於齊遂拘留謙不遣帝克并州召謙勞之曰朕之舉兵本

俟卿還不圖高遵中為叛逆乖朕宿心遵之罪也乃執遵付謙

任令報復謙頓首請赦之帝曰卿可聚眾唾面令知愧也謙跪

曰以之
帝善其言而六畜相觸自關常理

止謙竟待遵如初其寬厚仁恕皆此類也
隋書盧昌衡傳嘗行至浚儀所乘馬為佗牛所觸因致死牛主

陳謝求還價直昌衡謂之曰
舊唐書許圍師傳嘗有官吏犯賊

君何謝拒
賜清白詩以激之
事露圍師不令推究但

而不受
犯者愧懼遂改
爾非故也何至於此
舊唐書裴行儉傳

節為廉士其寬厚如此
獲壤寶蕃會將士願觀之行儉因宴設遍出歷示有馬腦盤廣

二尺餘文彩殊絕軍吏王休烈捧盤歷階趨進誤躡衣足跌便

倒盤亦隨碎休烈驚惶叩頭流血行儉笑今日氣逆不宜哀泣

而謂曰唐書臨傳儉薄寡欲不治第宅服用簡素寬於待物嘗欲

弔喪令家僮自歸家取白衫家僮誤將餘衣懼未敢進臨察知

之使召謂曰向取白衫且止之也又嘗令人煮藥失制潛知其故謂曰陰暗不宜服藥宜即棄之竟不揚

言其過其陰暗不宜服藥見銀杯羽化舊唐書柳公權傳公權

寬恕如此勳戚家碑板問遺歲時鉅萬多為主藏監海鷗龍安所竊別貯

酒器杯盃一筭緘滕如故其器皆亡訊海鷗乃曰不測其亡公

權晒曰行酒進醯勉飲盡之舊唐書任迪簡傳初為天德軍

宴行酒者誤以醯進迪簡知誤以景畧性嚴慮坐主酒者乃勉

飲盡之而偽容其過以酒薄白景畧請換之於是軍中皆感悅

安然無屑意唐書于休烈傳宰相李揆已護前羞與同史任

為等列奏徙休烈為國子祭酒權留史館修撰以

卑下之休烈唾面自乾唐書婁師德傳其弟守代州辭之官教

日未也潔之是遠之耐事弟日人有潔之乃已師德

其怒正使墨汗雨唐書婁師德曰容我擇之可乎選者

不去乃灑筆譖者乃不願知唐書仁傑傳天授二年以地官

日卿在汝南有善政然有譖卿者欲知之乎謝曰陛下以為過

臣當改之以為無過臣之幸也后嘆其長者

暴風舉榻鼎無懼色遼史王鼎傳乾統六年鼎宰縣時憇於庭

榻俱高乃曰吾中朝端士邪無干正中矢託疾金史宗維傳嘗

可徐置之須臾榻復故處風遂止使碩常聞斯言庶乎寡過毛碩

及射者既拔去其矢歸家傳皇統四年真授拱州刺史元帥梁王宗弼承制超武義將軍

改知曹州有書生投書於碩辭涉謗誣餘屬皆不能堪碩延之

子史書卷八十二品行部度量

上座謝曰士論以故嘉之百負不恨

初不敢與接既見和氣溢於顏間殷勤慰藉如恐

不及少有可取極口稱道他日雖也先所爭者私

情今所陳者國事王粲英雄記鈔袁紹以逢紀聰達有計策甚

有讒配於紹紹問紀紀稱配天性烈直古人之節不宜疑之紹

曰君不惡之邪紀答曰日

之卒不廢配配由

是更與紀為親善角巾徑還私第

稍嚴以備不虞王公曰我與元規雖俱王臣本懷

布衣之好若其欲來吾何所稍嚴誤呼先名不

罪趙璘因話錄韓僕射暉為京兆尹韋相貫之以畿尉趨事及

之敬又僕射為尹時久旱祈雨縣官讀祝文一心記公之家諱

及稱官衙畢而相公公但慘然因命重讀亦之一

在夏口嘗病小瘡令醫傅膏藥藥不濡公問之醫云天

寒膏硬公笑曰韓臯實是硬竟不以為事得大賢體矣

自有時彭乘墨客揮尾韓魏公知北都有中外親獻玉盃一隻

百金答之尤為寶玩乃開醇召漕使顯官特設一卓覆以繡衣

置玉盃其上且將用之將酒遍勸坐客俄為吏將誤觸臺倒玉

盃俱碎坐客皆愕然吏將伏地待罪公神色不動笑謂坐客曰

謂吏將曰汝誤也非故也公之度量寬厚如此

大耐官職沈括夢溪筆談真宗皇帝時向文簡拜右僕射麻下

來未嘗除僕射今日以命敏中此殊命也敏中應甚喜對曰臣

今自早候對亦未知宣麻不知敏中何如上曰敏中門下今日

賀客必多卿往觀之明日却對來勿言朕意也昌武侯丞相歸

乃往見丞相謝客門闌悄然無一人昌武與向親徑入見之徐

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歡慰朝野相慶公但唯唯又曰

自上即位未嘗除端揆此非常之命自非勲德隆重眷倚殊越

度量

度

度

度

何以至此公復唯唯終未測其意又歷陳前世為僕射者勲勞
 德業之盛禮命之重公亦唯唯卒無一言既退復使人至庖厨
 中問今日有無親戚賓客飲食宴會亦寂無一人明日再對上
 問昨日見敏中否對曰見之敏中之意何如乃具以所見對上
 笑日向敏中
 天下安知無同姓者陳惟宜步里客談富文忠公
 日恐罵他人日斥公名云富
 某日
 印朱濺襟色不少動陶宗儀輟耕錄河南王為
 本省丞相時一日掾吏田榮甫抱贖詣府請印王留田侍宴命
 司印開匣取印至前田誤觸墜地王適更新衣而汗滿
 王
 歡飲竟夕又一日行郊天氣且暄王易涼帽左
 右捧筮侍風吹墮石上擊碎御賜玉頂王笑曰是有數也諭令
 毋懼噫此其所
 以為丞相之量

子史精華卷八十七

子史精華卷八十八

品行部二

廉儉

博帶梨大袂列

管子

雕琢采注數者皆去奢就儉之事

緇布衣麋

鹿裘棧軫車駕駑馬

晏子晏子衣

之而

以朝 中食而肉

不足

晏子晏子相齊三年政平民說梁邱據見晏子

以告景公旦日割地將封晏子晏子辭不受日富而

不驕者未嘗聞之貧而不恨者嬰是也所以貧而不恨
 者以善為師也今封易嬰之師師已輕封已重矣請辭
 十總布

一豆食

晏子景公曰晏子之家若是其貧也使吏致千金與市
 租請以奉賓客晏子辭三致之終再拜而辭日嬰之家

不貧以君之賜澤覆三族延及交遊以振百姓君之賜也厚矣嬰之家不貧也夫

廣名 晏子景公賜晏子邑晏子辭田桓子謂晏子曰君歡然與

寵長於君儉居處者名廣於外夫

三弋 晏子晏子相景公食

卵苔菜耳矣公聞之往燕焉睹晏子之

食也公曰嘻夫子之家如此其貧乎

大布衣脫粟飯 尹文子

苦奢文公以儉矯之乃衣不重帛食不

兼肉無幾時人皆

清剋潔慤 韓非子西門

端無私利也

偃五六 荀子橋泄者人之殃也恭儉者

嬰弘節儉 抱朴子追周全之盡規准二鮑之直視蹈

粹素 抱朴子體

不染於勢利者清人也

取堵 抱朴子疏廣散金以除子孫

之禍叔敖

以彌可欲之

憂

全拔萃之業 抱朴子潔操履之拘苦

廉者常樂無求

常憂不足 貪者 惡衣薄食少思寡欲

宮室不崇器無彫鏤 國語

子相宣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它諫曰子為魯上卿

相二君矣 人其以子為愛且不華國乎文

子曰吾亦願之然吾觀國人其父兄之食麤而衣惡者猶多矣

吾是以不敢人之父兄食麤衣惡而我美妾與馬無乃非相人

者乎且吾聞以德榮為國華不聞以妾與馬文子以告孟獻子

獻子囚之七日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馬餼不過稂

莠文子聞之曰過而能改 妾衣不過七升之布馬餼不過稂

者民之上也使為上大夫

見廉忠 史記魯世家季文子家無衣帛之妾廢無食粟之

不治

馬府無金玉以相三君君子曰季文子

矣

品行部 廉儉

子史精華

垣屋史記蕭相國世家何置田宅必居窮處為家位在丞相

而為布被脫粟飯史記平津侯傳論一肉故人所善賓客皆分奉祿以

給之無拔葵爨機史記循吏傳公儀休為魯相食茹而美其

有所餘其云欲令農士公廉史記酷吏傳都為人勇有氣力

工女安所警其貨乎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

按都舍毋食客史記酷吏傳趙禹為人廉倨為吏以來

客之請孤立公卿相造請禹禹終不報謝務在絕知友賓

行一意而已子無立錐地史記滑稽傳孫叔敖之為楚相盡忠

之持廉史記滑稽傳廉吏安可為也楚相孫寡欲易足漢書

紀其唯廉士叔敖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景帝

所載不過囊衣漢書王吉傳自吉至崇世名清廉

之衣按吉子清行漢書龔勝龔舍傳初琅邪郡

駿駿子崇漢以微用至京兆尹臣心如水漢書

傳尚書令趙昌佞調素害崇知其見疏因奏崇與宗族通疑有

姦請治上責崇曰君門如市人何以欲禁切主上崇對曰臣門

如市案上不過三椀漢書朱博傳博為人廉儉不好酒色游

許丞廉吏漢書黃霸傳長吏許丞老病龔督郵白欲逐之霸

且善助之毋不起第後漢書吳漢傳漢嘗出征妻子在後買田

失賢者意業漢還讓之日軍師在外吏士不足何多

買田宅乎遂盡以分與昆弟外家韋袴後漢書祭遵傳遵為人

注東觀記曰漢但修里宅廉約小心克已奉公賞

賜輒盡與士卒家無私財身衣身無奇衣後漢書祭遵傳

子史精華

卷八十八

廉

二

布被夫人裳不加緣帝以是重焉身無奇衣後漢書祭遵傳

廉白著於當世衣無兼副後漢書祭彤傳彤在遼東幾三十

年顯宗既嘉其功又美

品行部

廉儉

形清約拜日賜錢百萬馬三匹衣被清修雪白後漢書宋弘傳

刀劍下至居室什物大小無不悉備後漢書宣秉傳秉字巨公遷司隸

邪按漢弘從孫二龔不如後漢書宣秉傳秉字巨公遷司隸

帝嘗幸其府舍見而歎曰楚國一雲陽宣巨公即賜布

帛帳帷什物注二龔謂龔勝字君實龔舍字君倩二人皆以清

苦立節妻曳柴後漢書王良傳代宣秉為大司徒司直在位恭

著名事到東海過候其家而良一布裙從田中歸恢告曰我司

徒史也故來受書欲見夫人妻曰妾是也苦掾無書恢乃下拜

歎息甘疏薄後漢書宣秉王良傳論宣秉王良處位優重而秉

而還人君高其節豈子孫蒙寢邱之封後漢書郭丹傳宗正劉匡曰

非臨之以誠哉不衣帛竟注呂覽曰孫叔敖戒其子曰王封

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邱者此其地不利而名甚惡可

長有者惟此也王以美地封其子辭請寢邱至今不失奉身清方後漢書宣秉王丹王良

身處脂膏不能自潤後漢書孔奮傳守姑臧長姑臧稱為

輒至豐積奮在職四年財產無所增事母孝謹雖為儉約奉養

極求珍膳躬率妻子同甘菜茹時士多不修節操而奮力行清

潔為眾人所笑或以為徒益苦辛耳乘折轅車後漢書張堪傳帝嘗

風士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

在蜀漢仁以惠下威能討姦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

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一生魚懸庭後漢書羊續傳為

食車馬贏敗府丞嘗獻其一續受而一於單席緼袍後漢書

靈帝欲以續為太尉時拜三公者皆輸東園禮錢千萬令中使

督之名為左騶其所之往輒迎致禮敬厚加贈賂續迺坐使人

四知後漢書楊震傳遷荆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荆州茂才王密為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贊楊氏載德仍世柱國震

秉去三惑清白吏後漢書楊震傳轉涿郡太守性公廉不受私調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合

為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為悉以金馬還羌後漢書張奐

國都尉羌豪帥感奐恩德上馬二十匹先零又遣金鏐八枚奐

並受之而名主簿於諸羌前曰酒酣地曰使馬如羊不日入廄

使金如粟不日入懷蜀珍不入於門後漢書李膺傳注謝承書日出補蜀郡太守

不入於門後漢書劉虞傳虞雖為上公天性節約敝衣繩履

食無兼肉後漢書劉虞傳虞雖為上公天性節約遠近豪俊夙僭奢者莫不改操而歸心焉

去珠復還

後漢書孟嘗傳嘗遷合浦太守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寶先時宰守並多貪穢詭人採求不知紀極珠遂

漸徙於交阯郡界於是行旅不至人物無資嘗到官革易前敝

求民病利曾未踰歲魏志曹爽傳注桓範拜大司農範前在臺清尚魏志夏

明清省閣號為曉事及為大司農又以稱清尚侯元傳

注許遐字思祖以士不妄有名魏志王修傳袁氏政寬在職執

穀不滿十斛有書數百卷穀不滿十斛見羸衣柴車魏志毛玠

太祖歎曰選舉拔貞實斥華偽四海翕然莫不勵行至乃長吏還者垢面

操壺餐絜濯纓操見無方面珍物魏志梁習傳文帝踐阼復置

侯邑百戶政治常為天下最太和二年徵拜大司農習在州

二十餘年而居處貧窮借廉儉

舍從兒

魏志賈逵傳注楊沛前後宰歷城守不以私計介意又不肯以事貴人故身退之後家無餘積治疾於家

他奴婢

欲作沐德信魏志常林傳注沐並字德信袁紹父于時始為名吏有志介嘗過姊姊為殺雞炊黍

而不留也丞相名署軍謀掾正始中為三府長史時吳使朱然諸葛瑾攻圍樊城遣船兵於峴山東斫材牂牁人兵作食有先

熟者呼後熟者言共食來後熟者答言否也呼者日汝

黍而不留

見留犢魏志常林傳注時苗為壽春合始之官乘薄其去其謂主簿日令來時本無此犢犢是淮南所生有

也羣吏日六畜不識父自當隨母苗不聽時人皆以為激

手上車

魏志趙儼傳注舊故四征有官廚財籍遷轉之際無不聞之乃追送雜藥材數箱儼笑日人言語殊

不易我偶問所服藥耳何用是為邪遂不取織藜苳魏志裴潛傳注始潛

因緣而儼發到霸上忘持其常所服藥雍州

自感所生微賤無舅氏又為父所不禮即折節仕進雖多所

更歷清省恪然每之官不將妻子妻子貧乏以自供

挂柱

魏志裴潛傳注潛為兗州時嘗作一及其去也留以

東萊太守老病歸家草屋蓬戶其妻謂之日君累經

宰守積有年歲何能不少為儲畜以遺子孫乎慎日我以勤身

清名為之基以二千石遺舉袖受金魏志田豫傳注鮮卑素利

之不亦可乎按慎柔高祖等密懷金三十斤謂豫日

願避左右豫從之因跪日我見公貧前後遺公牛馬公輒送官

今密以此上公可以為家資豫張袖受之答其厚意去後悉付

外具以狀聞詔褒之日昔魏絳開懷以納戎賜絹一匹魏志胡

今卿至徐州刺史注威少有志尚質之為荊州也威自京都省

之驅驢單行拜見父停殿中十餘日告歸質日其為道

路糧威跪日大人清白不審於何得此絹質日吾俸祿之餘

故以為汝糧耳威受之辭歸質帳下都督先其將歸請假還家

陰資裝百餘里要之因與為伴每事佐助經營之威密誘問乃知其都督也因取向所賜絹荅謝而遣之後具以白質杖其都督一百除吏名其父子清慎如此於是名譽著聞歷位宰牧晉武帝歎其父清謂威曰卿清孰與父清威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清恐人知見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蜀志諸葛亮傳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

號為寔陋吳志劉繇傳注劉寵前後歷二郡入居九列四登寵繇疏帳縹被吳志蔣欽傳權嘗入其堂內母

伯父疏帳縹被布裙權歎其在貴守約即敕御府為母作錦被改易帷帳妻妾

如布衣寒士晉書高密文獻王泰傳泰性廉靜衣被悉皆錦繡不近聲色雖為宰輔食大國之租服節肴膳

不知其王公見上

葦菱車晉書譙剛每朝會不識者不知其王公也

王遜傳遜子承監湘州諸軍事南中郎將湘州刺史承之鎮時湘土荒殘公私困弊承躬自儉約乘

酒肉返餘晉書劉寔傳寔每還州里鄉人載

皆自營給晉書劉寔傳寔少貧寔杖策徒行每所憩止不累主

麗遺絲藏閣晉書山濤傳陳邵袁毅為鬲令貧濁而略遺公卿亦濤濤百斤濤不欲異於時受而

潔慎不染晉書鄭默傳毅事露檻車送廷尉凡所受賂皆見推

手不執珠玉晉書崔洪傳洪口不言貨財

不重帛家無儋石之儲晉書劉超傳超職典文翰而畏慎靜密

市絹還官晉書

竊賞賜無德而祿殃咎是懼帝嘉之不奪其志

傳冰天性清慎常以儉約自居中子襲

版付船官

晉書桓嗣傳 詔以嗣督荆

州之三郡豫州之四郡軍事蒞事簡約修所

素德清規

晉書王 承傳論

安期英姿挺秀籍甚一時雖崇動懋績有關於

止有被襍

晉書 陸納

旂常一足傳於汗簡矣按承字安期

傳出為吳興太守納至郡不受俸祿徵拜左民尚書將應召外

白宜裝幾船納曰私奴裝糧食來無所復須也臨發一

已壞烏布帳

晉書謝尚傳出為歷陽太守轉督江夏義陽隨三 郡軍事尚為政清簡始到官郡府以布四匹為

尚造烏布帳尚壞

之以為軍士襦袴 駒犢付官 晉書王遜傳遷上洛太守私牛馬 在郡生一者秩滿悉以一云

是郡中 去如初至

晉書杜軫傳除建寧令導以德政秩滿將歸 羣蠻追送賂遺甚多軫一無所受一

飲吳水

晉書鄧攸傳吳郡闕守帝以授攸攸載 米之郡俸祿無所受唯一而已 披絮 晉書吳隱 之傳遷左

衛將軍雖居清顯祿賜皆班親族冬月

挹貪泉

晉書吳隱之傳 廣州包帶山海

無被嘗澣衣乃一勤苦同於貧庶

珍異所出前後刺史皆多贖貨朝廷欲革嶺南之弊以隱之為 廣州刺史未至州二十里有水曰貪泉飲者懷無厭之欲隱之

至泉所酌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飲懷千金試使夷

齊飲終當不易心在州清操踰厲贊唯嘗吳水但一人風

既偃俗 菲已 晉書吳隱之傳為廣州刺史常食不過菜及乾魚 化斯遷 而已帳下人進魚每剔去骨存肉隱之覺其用意

罰而黜焉元興初詔曰吳隱之孝友過人

儉愈魚殮

見 竹篷屏

祿均九族一絮素儉愈魚殮朕有嘉焉

風 晉書吳隱之傳拜度支尚書太 常以一為一坐無氈席

沉香一片

晉書吳隱之傳隱 之至自番禺其妻

劉氏齋一隱之

廉慎門法

晉書吳隱之傳子延之復厲 清操為鄱陽太守延之弟及

見之遂投於湖亭之水

子為郡縣者常

羸糧述職酌水厲精 晉書良吏傳論鄧攸一 以一為一吳隱一以一

晉代良能 **私童樵採** 晉書褚裒傳除江州刺史在官此焉為最 **清約** 雖居方伯恒使

晉書郭文傳餘杭令顧颺與葛洪共造之而攜與俱歸颺以文山行或須皮衣贈以韋袴褶一具文不納辭歸山中颺追遣使者置衣室中而去文亦無言韋

自冲約 于 竟不服用 **茅屋蔬飧** 宋書臧熹傳徵拜太子常雖外戚貴顯而彌

舊所得俸祿與親戚共之 **衣櫛蕭然** 宋書宗慤傳元嘉二十二年伐林邑慤自奮請行克

林邑收其異寶雜物不可勝計慤 **以錢乞守園人** 宋書柳元景一無所取 文帝甚嘉之

要多事產業唯元景獨無所營南岸有數十畝菜園守園人賣得錢二萬送還宅元景曰我立此園種菜以供家中啖耳乃復

賣菜取錢奪百姓之利邪 **宋世清約稱二人** 宋書孔覲傳性真素不尚矯飾遇得

寶玩服用不疑而他物麤敗終不改易時吳郡顧覲之亦尚儉素衣裘器服皆擇其陋者

霜情 宋書陸徽傳廣州別駕從事史朱萬嗣年暨知命廉尚愈高 與貪流爭激 與晚節彌茂歷宰金山家無寶

鏤之飾連組珠海室靡瑤珥之珍確然守志不求聞達實足以澄革汗吏洗鏡貪氓如得提名禮闈抗迹朝省搏嶺表之清風

負冰宇之潔望則恩 **家無寶鏤室靡瑤珥** 見 **洗鏡貪氓** 比冰宇融一臣而施光萬物

潔望 見 **公奉私餼** 宋書良吏傳晉壽太守郭啓元 所居茅上 纖毫弗納布衣蔬食飭躬惟儉

齋芥木而已 齊書劉善明傳質素不好聲色 臣買宅百三十萬餘物稱之 齊書王琨傳出為持節都督廣交二州軍事建

威將軍平越將軍平越中郎廣州刺史南土沃實在任者常致巨富世云廣州刺史但經城門一過便得三千

萬也琨無所取納表獻祿俸之半州鎮舊有鼓吹又啓輸還及罷任孝武知其清問還資多少琨曰

帝悅其對 **此履著已二十年** 齊書虞玩

之傳太祖鎮東府朝野致敬玩之猶躡屐造席太祖取屐視之

訛黑斜銳羹斷以芒接之問曰卿已幾載玩之曰初釋褐

拜征北行佐買之按二十年南史作三十年獻乾薑二十斤齊書

之傳為臨海太守在任清約罷郡還如素士之貧賤者書

馮道根傳雖貴顯而性儉約所居宅不營牆屋無器服

侍衛入至則蕭然當時服其清退以荻為

鄣梁書周捨傳性儉素衣服器用居處牀席如布衣之貧者每

不營入官府雖廣厦華堂閨閣重邃捨居之則塵埃滿積

安巖糲常梁書傳昭傳為中書通事舍人時居此職皆

於勢傾天下昭獨廉靜無所干預器服率隨身

無姬侍自外車服不事鮮華梁書到溉傳溉所蒞以清白自修

朝服或至補穿傳呼清路示有朝章而已請書數篋梁書庾

鄧元起為益州刺史表黔婁為府長史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及

成都平城中珍寶山積元起悉分與僚佐惟黔婁一無所取元

起惡其異象厲聲曰長史何獨梁書伏暉

爾為黔婁示不違之陽太守在郡清恪如永陽郡多麻苧無以為繩傳徵為東

家人乃至其厲志如此麻繩為帶陳書沈衆傳恒

留奉鎮庫南史劉秀之傳遷益州刺史折百城賦

贈一無所受南史朱修之傳立身清約此外蕭然

嘗入以蠻人宜存撫納有餉皆受得輒與佐史賂之未

已南史謝朓傳子諶為東陽內史及

更以為媿南史王秀之傳為晉平太守期年

阜日至人所昧者財財生則禍逐智者不昧財亦不逐禍吾山

資已足豈可久留以妨賢路乃上表請代時人以為

少來不願當之

南史王悅之傳悅之少厲清操亮直有風檢為吏部郎隣省有會同者遺悅之餅一

甌辭不受曰此費誠

單船臨郡南史孔奐傳除晉陵太守清白

小然所得秩俸隨即分

衣氊一具南史孔奐傳曲阿富人殷綺

贍孤寡郡中號曰神君

免曰太守身居美祿何為不能辦此但百姓未周不容獨享温飽勞卿厚意幸勿為煩

客南史孔覲傳覲弟道存從弟徽頗營產業二弟請假東還覲

出渚迎之輜重十餘船皆是綿絹紙席之屬覲見之偽喜謂

日我比乏得此甚要因命置岸側既而正色謂曰

汝輩忝預士流邪命燒盡乃去載米上水南

孔覲傳弟道存代覲為江夏內史時東土旱都邑米貴道存慮

覲甚乏遣吏載五百斛米餉之覲呼吏謂曰我在彼三載去官

之日不辦有路糧郎至彼未幾那能得此米邪可載還彼吏曰

自古無者都下米貴乞於此貨之不聽吏乃載米而

去

寧可賣餉

南史褚彥回傳時淮北屬江南無復鰓魚或有問

枚彥回時雖貴而貧薄過甚門生有獻計賣之云可得十萬錢

彥回變色曰我謂此是食物非日財貨且不知堪賣錢聊爾受

之雖復儉乏取錢黃紙帽箱南史褚彥緒傳為吏部

也悉與親游噉之少日便盡尚書門庭蕭索賓客罕

至出行左右常捧市藥以冠劍為質南史褚彥緒傳罷江

種蔬自給南史褚玠傳除山陰令在任歲餘守祿奉而

白苧紫茄以為常餌南史蔡樽傳為吳興太守不飲郡井齋

上庫藏奉南史張瓌傳封義城縣侯建元元年改封平都侯出

別其借官地起茅屋南史裴子野傳子野在禁省十餘年

以表其清無宅二畝數間妻子

舸舸艚偏敵不得安卧或請濟江徒重物以迨輕艚革既無物乃於岸取十餘片以實之其清貧如此寺卿憚

其清嚴南史顧協傳少清介有志操初為廷尉正冬服單薄

願解身上襦與顧郎顧郎不敢發口謂人曰我

難衣食者竟不敢遺之不敢解襦見蔬菲南史姚察傳察自

嘗有私門生不敢厚餽送南布一端花練一匹察厲居顯要一不交通

色驅出隋文帝知察別日獨名入內殿賜果菜還金之美

南史甄法崇傳法崇孫彬有行業嘗以一束苧就州長沙寺庫

質錢後贖苧還於苧束中得五兩金以手中裏之彬得送還寺

庫道人以金半仰酬彬堅然不受梁武帝布衣聞之及踐阼以

西昌侯藻為益州刺史乃以彬為府錄事參軍將行同列五人

帝誠以廉慎至彬獨曰卿昔有南史虞愿傳為晉安

常隱雲霧相傳云清廉太守乃得越王石見太守海邊有

愿往就觀視清徹無所隱蔽掃地拂牀南史虞愿傳除後

詣愿愿不在見其眠牀上積塵埃有書數表而夫二十籠簿書南

回歎曰虞君之清至於此令人而夫二十籠簿書南

范述曾傳吳興邱師施亦廉潔稱罷臨安縣還唯借車廩居南

有並是倉庫券帖當時以此述曾借車廩居南

孫謙傳每去官輒無廉貞之德有過楚相魏書任城王澄傳西

私宅空焉域魏書任城王澄傳西

因公使並遺澄駿馬一匹澄請付太僕以充國閑詔曰出無車

王可魏書崔元伯傳深為太祖所任勢傾朝廷而儉約自居不營

乘魏書崔元伯傳深為太祖所任勢傾朝廷而儉約自居不營

太祖嘗使人密察聞一熊皮鄣泥數十年魏書長孫道生傳道

而益重之厚加饋賜一熊皮鄣泥數十年魏書長孫道生傳道

衣不華飾食不兼味一熊皮鄣泥數十年魏書長孫道生傳道

門下世謂侍中黃門為小宰相而遵業從容恬素吾為德請財

何為

魏書胡叟傳叟孤飄坎壈未有仕路遂入漢中劉義隆梁

稱其懷

未幾翰遷益州叟隨入蜀多為豪雋所尚時蜀沙門法

成鳩率

僧旅幾于千人鑄丈六金像劉義隆惡其聚眾將加大

辟叟聞

之即赴丹陽啓申其美遂得免焉復還於蜀法成感之

遺其珍

物價直千餘匹叟謂法成曰緯蕭何人能棄明珠

也一無

所受惟守墓田魏書崔挺傳三世同居門有禮讓於後

宅舊資

而已家徒壁立兄弟怡然手不釋卷

時穀糶

踊貴鄉人或有贖者遺挺辭讓而受仍亦散之開福之

源

魏書李彪傳夫尚儉者口手俱足餘無所須北齊書庫狄

朝遇上

賜公卿入左藏任取多少人皆極重士文獨口銜絹一

匹兩手

各持一匹上問其故士文曰臣

異之別

我門前幸無此物北齊書楊愔傳自居大位門絕私交

齋遺之

輕貨財重仁義前後賞賜積累巨萬

散之九族架篋之中惟有書數千卷太平原王隆之與愔乘

隣宅嘗見其門外有富胡數人謂左右曰

舊馬以歸

周書韋夙傳孝寬為延州總管夙至州與孝寬相見

欲之笑謂孝寬曰昔人不棄遺簪墜屨者惡與之同出不與同

歸吾雖不逮前烈然捨舊錄新亦非吾志也於是乃

唯取素琴

周書裴寬傳寬弟尼從于謹平江陵大獲軍實謹

悉諸將校取之餘人皆競取珍玩尼

人皆因祿富我獨以官貧

隋書房彥謙傳前後居官所得俸祿皆以周郵親友家無

餘財車服器用務存素儉自少及長一言一行未嘗涉私雖致

屢空怡然自得嘗從容獨笑顧謂其子元齡曰

水火不與百姓交

隋書趙軌傳轉齊州別駕有能名徵入朝父老相送

孫在於清白耳

者各揮涕曰別駕在官

送公清若水請酌一杯水奉餞軌受而飲之論柳儉去官妻子

子史精華 卷八十八 品行部 廉儉

不贍趙軌秩滿酌水餞離清矣見不受公料隋書庫狄士文傳拜貝州刺史性清苦

柳之家無餘財其子常噉官廚餅士文改名以彰雅操北史長孫

各慶明周文謂儉曰各實須相稱尚福興北史崔阿傳阿性廉

秩必分親故終鴻臚卿臨終誠其二子曰夫恭儉福之與儉後

禍之機乘者浸以康休蹈禍機者忽而傾覆汝其誠歟

清徹底北史宋世良傳拜清河太守在郡聲問甚高醴泉出於

老人年九十記三十五政府君非唯草屋數間北齊高允傳拜

善政亦今失賢者人何以濟第惟布被縕袍廚中鹽菜而已帝歎息曰古人之清

貧豈有此乎即賜帛五百匹粟千斛拜長子忱為長樂太守

宅不過三十步北史裴佗傳化清白任真不事家產

又無田園暑不張蓋寒不衣裘其貞儉若

此漁獵夫北史裴俠傳俠除河北郡守此郡舊制有

罷之又有丁三十人供郡守役俠亦不以入私並收庸為市官

馬歲時既積馬遂成羣去職之日一無所取人歌曰肥鮮不食

丁庸不取裴公肥鮮不食丁庸不取北史裴俠傳

貞惠為世規矩守俱謁周文周文命俠別立謂諸牧守曰裴俠清慎奉公為天

下之最令眾中有如俠者可與之俱立眾皆默然無敢應者周

文乃厚賜俠朝野服門無挾貨之賓北史程駿傳文明太后詔

焉號為室有懷道之士可賜妻事春鮓北史崔亮傳亮

帛六百匹旌其儉德駿悉散之親舊北史鹿念傳念雖任居通

不免親孝文聞之假賃居止北史袁聿修傳為尚書郎十年

嘉其清貧詔帶野王令清郎北史袁聿修傳為尚書郎十年

布衣糲食寒暑不變孝莊未會受升酒之遺尚書邢邵與

聿修舊款每省中語戲常呼聿修為十一大寧初聿修以太常少卿出使巡省仍令考校官人得失經兗州時邢邵為刺史別後送白紬為信聿修不受與邵書云瓜田李下古人所慎願得此心不貽厚責邵亦欣然領解報書云老夫忽忽意不及此敬承來旨吾無間然弟昔為清卿見小犢車北史楊機傳除度支清卿今日復作清卿矣尚書奉公正已為時所稱家貧無馬多乘木枕亦不須作北史郎基傳除鄭州長史帶潁川郡守基性清慎無所營求嘗語人曰任官之所十一况重於此乎唯頗令人寫書潘子義曾遺之書云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基答云觀過知風素北史賀蘭祥傳除都督荊州刺史性甚清仁斯亦可矣素公私贈遺一無所受梁雍州刺史岳陽王蕭譽欽其十一乃以竹屏風絺綌之屬及經史贈之封金送祥難違其意取而付諸所司周文後聞之並以賜祥北史王思政傳加特進兼尚書左僕射行臺都督荊州刺史上境內卑濕城塹多壞思政乃命都督蘭小歡督工匠繕修之

掘得黃金三十斤夜中密送至旦思政召佐史以金示之曰人臣不宜有私悉十一周文嘉之賜錢二十萬乘錦

數疋北史柳慶傳與楊寬有隙慶除宜州刺史寬為小冢宰乃囚慶故吏求其罪失按驗六十餘日吏終無所言唯得一

服其廉慎時人得書兩車北史唐瑾傳于謹南伐江陵以瑾為元帥府長史諸將大獲財物瑾一無所取

載之以歸畫楊震像北史申徽傳為襄州刺史時南方初附舊俗官人皆通餽遺徽性廉慎乃

室以自戒還甚北史趙軌傳為齊州別駕其東隣有桑甚落其家軌遣人悉拾還其主戒其諸子曰吾非以此

求名意者非機杼物不願侵人汝等宜以為戒非機杼物不願侵人見酒既自有不能

相費北史孟信傳從孝武帝入關封東州子趙平太守政尚寬和山中老人曾以純酒饋之信和顏接引殷勤勞問乃自

出酒以鐵鐺温之素木盤盛蕪菁菹唯此而已又以一鐺借老人但執一盃各自斟酌申酌醉之意謂老人曰吾至郡來無人

子史清廉廉儉

品行部

廉儉

七

以物見遺今卿獨有此餉且食菜已久欲為卿受一豚膊

耳北史劉璠傳左遷同和郡守善於撫御泣職

菜久見北史劉璠傳左遷同和郡守善於撫御泣職

營以致貴產唯璠秋毫無所取妻北史樊遜傳為臨漳

子並隨羌俗北史樊遜傳為臨漳

清苦致白雀等瑞遜上北史樊遜傳為臨漳

十首鑿大加賞重擢為主簿北史蘇瓊傳除南清

至樂陵太守年餘八十致事歸五月申得新瓜一雙自來奉頴

恃年老苦請遂便為留乃致於聽事梁上竟不割人聞受趙頴

餉瓜欲貢新果至門問舊唐書皇甫無逸傳累轉益

知舊唐書皇甫無逸傳累轉益

採不犯於人嘗夜宿人家遇燈炷盡主人將續之無逸抽佩刀

斷衣帶以為炷論絕賓客以閉府門舊唐書李義琰宅無正寢弟義

志彰舊唐書李義琰宅無正寢弟義

堂材為霖雨所腐舊唐書李義琰宅無正寢弟義

矣舊唐書李義琰宅無正寢弟義

義璠來觀義琰謂曰以吾為相國豈不懷愧更營美室是速吾

禍此豈愛我哉義璠曰凡人仕為丞尉即營第宅兄官高祿重

豈宜卑陋以逼下也義琰曰事難全遂物不兩興既有貴仕又

廣其宇若無令德必受其殃吾非不欲之懼獲戾也竟不營構

其木舊唐書朱敬則傳授廬州刺史經數

而棄之舊唐書朱敬則傳授廬州刺史經數

所乘馬一匹諸好消息舊唐書崔元暉傳母盧氏嘗誡之曰吾

子姪步從而歸舊唐書崔元暉傳母盧氏嘗誡之曰吾

者有人來云貧乏不能存此是舊唐書崔元暉傳母盧氏嘗誡之曰吾

充足衣馬輕肥此惡消息吾常重此言以為確論金埋幕下唐

書杜暹傳安西副都護郭虔瓘與西突厥可汗史獻等不叶更

相執奏請暹按其事實蕃人資舊唐書崔元暉傳母盧氏嘗誡之曰吾

遠使絕域不可失蕃人情暹不得已受之舊唐書崔元暉傳母盧氏嘗誡之曰吾

去出境乃移牒合收取之蕃人度積追之不及而止舊唐書崔元暉傳母盧氏嘗誡之曰吾

舊唐書崔祐甫傳朱泚之亂祐甫妻王氏陷於賊中泚嘗與祐

甫同列雅重其為人乃遺王氏繒帛菽粟王氏受而緘封之及

子史清產

廉儉

品行部

廉儉

廉儉

德宗還京具陳其狀以獻衣裘茵衽十年一易舊唐書韓滉傳

士君子益重一搜南貨舊唐書李勉傳除廣州刺史兼嶺南節度

勉性廉潔舶來都不檢閱在官累年器用車服無增飾及代新

歸至石門停舟悉一家人所貯一犀象諸物投之江中

茶一串舊唐書陸贄傳授華州鄭縣尉罷秩東歸省母路由壽

太夫人一日之膳贄不納唯受無他第鬻唐書李吉甫傳

產京師一宅之外羨財治解舊唐書令狐綯傳檢校禮部

汴宋毫觀察等使汴帥前例始至率以錢二百萬官側朱書唐

實其私藏楚獨不取以其一舍數百間

書牛僧孺傳韓弘入朝子公武以家財厚賂權幸俄而父子俱

卒孤孫幼小穆宗命中使至其家閱其宅簿以付家老簿上且

有納賂之所唯於僧孺一日某月日送牛侍郎物若干

不受却付訖穆宗按簿甚悅居無何議命相帝首可僧孺之名

受酒一杯舊唐書李素立傳為瀚海都護有關泥孰別部為邊

立唯一其一馬作齊舊唐書馮元常傳從父弟元淑歷後儀

之官所乘一午後則不與芻云令其一身及奴僕每日一食

而已俸祿之餘皆供公用併給與貧士人或譏其邀名元淑曰

此吾本性家無留儲唐書嗣吳王祇傳子燾歷官清白居室不

不為苦也能庇風雨收恤甥姪慈愛過人

寫荔支圖唐書劉崇龜傳仕累華要姻舊或性不喜財唐書李

召為太府卿居家儉厚於宗親祿稟隨多少寫書留署唐書李

散之嘗謂子孫曰吾一遂至寡之唐書岑文本傳或勸其

在越州一數百奉稍已重尚何殖產唐書岑文本傳或勸其

一布衣徒步入關所望不過祕書郎縣令耳今無汗馬勞以清
文墨位宰相

其身易使吏盡清難唐書姚璿傳遷益州長史始蜀吏貪暴璿
擿發之無所容貸后聞降璽詔慰勞因謂

左右曰為二千石者一唯璿為兼之取賧一番唐書高智周傳蔣渙
永初歷鴻臚卿日

本使嘗遺金帛不納惟景倩真清唐書陸京倩傳為扶溝丞
河南按察使畢構覆州縣

殿最欲必得實有吏言狀日某百綾完封唐書韓思復傳永淳
中家益窶歲饑京兆

疆清某詐清惟日一杜瑾者以一餉思復思復

方併日食而綾一不發豆兩器菜數杯唐書盧懷慎傳赴
東都掌選奉身之

具止有布囊懷慎既屬疾宋璟盧從愿侯之見做箕單藉門不

施箔會風雨至舉席自障日晏設食蒸一而已

僅馬敝弱唐書李元紘傳元紘再世宰相有清節受紙百番唐書

其當國累年未嘗改治第宅一而

杜暹傳補婺州參軍秩滿歸吏以紙萬番贖之

暹為受百番眾嘆曰昔清吏受一大錢何異哉堂無挾廡唐書

傳暹雖宰相子性節儉居處陋薄取庇風雨門當列戟以艾時

第門不忍壞乃不請一先一弟洵稍增補之暹見即撤去

日先君容焉吾等奉之常恐失墜若五馬終櫪下唐書韓滉傳

摧圯繕之則已安敢改作以傷儉德

疾惡不為家人資產自始仕清最唐書尹思貞傳前後為刺史

至將相乘一無不一十三郡其政皆以一聞

絜吏唐書王邱傳邱更履華劇而所守清約未嘗通饋遺室宅

給全祿以待上賓惟豚魚唐書鄧景山傳景山清約子弟饌不

旌一而

儒先生家唐書趙憬傳憬性清約位台宰有車一乘圖書半

而第室童獲猶一也

唐書陸長源傳長源好諧易無威儀而清白自將去汝州送

之車二乘日吾祖罷魏州一而一吾愧不及先

廉儉

品行部

廉儉

廉儉

廉儉

廉儉

人劬儉瞿瞿唐書吳湊傳京兆尹韓臯罷名湊代人清可用

馮伉傳醴泉令缺宰相高選德宗曰前使唐書韋夏

澤潞不受幣者其唐書也遂以授伉唐書毀懷不受唐書

部侍郎時從弟執誼在翰林嘗受人金有所干請密以金內夏唐書

卿懷中夏卿唐書日吾與爾賴先人遺德致位及此顧當

是哉執唐書橋熟既食納直於官唐書柳玘傳為嶺南節度副使

誼大慚唐書豆糜唐書韋貫之傳補伊闕渭南尉河中鄭元澤潞

唐書李景讓傳元和後大臣有德望者以居里顯唐書樂和李公

景讓宅東都樂和里世稱清德者號唐書終始完潔唐書

劉瞻傳瞻為人廉約所得俸以餘濟親舊之寡困者唐書筭餘一縑

唐書兀德秀傳為魯山令唐書木枕質錢唐書陽城傳拜右諫議大

歲滿唐書駕柴車去唐書夫常以唐書布衾唐書人

重其賢唐書服用無贏副唐書陽城傳唐書客鬱林石唐書

爭售之唐書或稱其佳可愛輒喜舉授之唐書鬱林太守罷

蒙傳陸氏在姑蘇其門有巨石遠祖績常事吳為鬱林太守罷

歸無裝舟輕不可越海取石為重人稱其廉號唐書世保其

居唐書羸馬繩羈唐書賈敦頤傳數歷州刺史資廉潔入朝常盡室

云唐書羸馬繩羈唐書行車一乘敝甚唐書道上不知其刺史也

茅菴臥勢五代史雜傳馮道為人能自刻苦為儉約當晉與梁

而已所得俸祿與僕廝五代史雜傳李愚五代史雜傳李愚

同器飲食意恬如也五代史雜傳四壁蕭然五代史雜傳李愚

延賓館以居愚有疾明宗遣宦官視之見其五代史雜傳李愚

傳以廉介自持未嘗受四方饋遺前後所得祿五代史雜傳李愚

賜多給孤遺閨門之中五代史雜傳李愚

傳為晉州兵馬都監一日與主帥暨賓從環坐於野會鄰道守

將走价馳書來詣使者素不識彬潛問人曰孰為曹監軍有指

品行部 廉儉

三

彬以示之使人以為給已笑曰豈有國戚近緱氏一鎌宋史王

臣而一坐素胡床者乎審視之方信旭傳嚴

於治內恕以接物嘗知緱氏縣時官鄰邑者多貪猥民有承寧

三饗一之謠按鎌亦作鎌釋名云鎌廉也薄其所列似

也吾家素風宋史王質傳初且為中書舍人家貧與昆弟貸人

示之曰此一二茶七宋史畢仲游傳提點河東路刑獄太

爾曹毋忘也一而一去引鍾離意事宋史向敏中傳權判

為矯也且行買一而一去引鍾離意事宋史向敏中傳權判

韓縝曰如公叔可謂真清矣一而一去引鍾離意事宋史向敏中傳權判

賊錢分賜法吏敏中一而一去引鍾離意事宋史向敏中傳權判

棄也號一委珠一獨不受一知餘子一宋史陳堯佐傳堯佐性儉約器

掛錢於樹一者摘以獻道即計直一而一去引鍾離意事宋史向敏中傳權判

一硯一宋史包拯傳知端州遷殿中丞端士產硯前守緣貢率取

數十倍以遺權貴極命製者才足貢數歲滿一而一去引鍾離意事宋史向敏中傳權判

一琴一鶴一宋史趙抃傳知成都以寬為治神宗立召知諫院帝

是清長官一宋史王獵傳徙林慮令居官無絲一而一去引鍾離意事宋史向敏中傳權判

平一繪古昔清刺史像日夕師一而一去引鍾離意事宋史向敏中傳權判

拜之蘇軾常讀其書以伴古廉吏一而一去引鍾離意事宋史向敏中傳權判

種與民還其陳復配賣取息銓曹指為富縣唐一而一去引鍾離意事宋史向敏中傳權判

英至空其圃植于株柳作一其中聞者咨羨一而一去引鍾離意事宋史向敏中傳權判

傳幾三仕嶺表一蒲團紙帳一宋史杜莘老傳始莘老自蜀造朝

重之一日因對袞諭日聞卿出一而一去引鍾離意事宋史向敏中傳權判

蜀即一如僧然難及也一而一去引鍾離意事宋史向敏中傳權判

紹興歸有終焉之意然猶

售銀鞍韉

宋史蔡洸傳奉祠歸去朝

寓僧寺上聞之賜錢造第

宋史劉宰傳調江陵尉與吏卒同

服其清潔云

篋藏酬唱詩

疏食水飲去官惟

主簿趙師

品行部

廉儉

三

秀而已宋史掌禹錫傳禹錫矜慎畏數軸簡紙皆他

人書後裁取宋史王會傳平生自奉甚儉有故人子孫京來告

簡一者也宋史楊文仲傳遷國子博士外添差通

間吏以白文仲曰判台州故事守貳尚華俊正月望取燈民

為吾持布三端味方冬奏事便殿帝見衣袍敝惡

密令近侍以火夾穿孔記之屢見不易帝問其故儉對曰臣服

此袍已三十年時尚奢靡故以此諷諭之上憐其清貧令悉取

內府物儉奉詔無舊蓄施無新衣遼史耶律韓八傳重

大王而出益見獎重衣食外何用蓄積金史伯德特高補傳特高補為

俸祿已足養廉人孝謹為政簡靜不積財常曰

調官行李止車一乘婢僕數人而已芥視珠犀元史夔夔傳

奉命往覈泉船冰壺玉尺元史黃潛傳潛在州縣唯以清白

勢人之門君子稱其清風高不增一疔不易一椽元史王都中

節如纖塵弗汗操得於家傳所賜田宅之外削心約志六朝

日帝堯王天下之時金銀珠玉不飾錦繡文綺不衣奇怪珍異

不視玩好之器不寶淫佚之樂不聽宮垣屋室不望薨柩椁

不斲茅茨編庭不剪鹿裘禦寒布衣掩形糲梁之飯藜藿之舫

羹不以役作之故害民耕織之時從事乎無為舫

無坐處劉義慶世說周鎮罷臨川郡還都未及上住泊青溪渚

始復王丞相往看之時夏月暴雨卒至至狹小而又大漏

何以過此即啓用為吳興郡清水見底明鏡照心劉肅大唐新

河北尉有部人張懷道任河陽尉與謙疇舊餉一鏡焉謙謂縣

吏曰吾効官但以俸祿自守豈私受遺哉曷言日廉儉

於使者乃歸之聞者莫不欽尚 **國寶家風** 劉肅大唐新語盧懷慎家無餘蓄妻

次陝城頓題贊於其廳事曰為一之 不墜 **千里無代**

步之馬 劉肅大唐新語裴景昇為尉氏尉以無異効不居最課考滿刺史皇甫亮曰裴尉苦節若是豈可使無上考為

之詞曰考秩已終言歸有日 **槩以中** 聚糧之資食惟半菽室如懸磬苦心清節從此可知

槩以節 宋祁筆記古語曰斛滿人槩之人滿神槩之聖人其善槩歟大奢

由是 **對使扁鑰** 李昌齡樂善錄劉溫叟為御史中丞時太宗皇帝尹開封知其貧賜以五百千錢溫叟

不肯受况他人者乎亟命輦歸以成其美 **市白集** 沈括夢溪筆談蔡君謨嘗

書小吳棧云李及知杭州 **文章之外別有清節** 伯

乃為終身之恨此君殊清節可為世戒

溫聞見前錄太宗即位謂輔臣曰王祐 **咬得菜根** 邵伯溫

錄汪信民常言人常 **連底清** 李元綱厚德錄連君錫為人清修孤潔故

百事可做胡康侯聞之擊節歎賞 **浮梁齋** 洪邁容齋隨筆

當官人號 **跨驢歸** 王闢之澠水燕談錄祥符中有劉偁者久困為

以爲歸計賣所乘馬辦裝 **魏野以詩** 贈行云誰似甘棠劉法掾來時騎馬去騎驢

彭器資有送許屯田詩曰 **無銖金寸錦之附** 朱子名疾眾喜君獨不父老爭歎息此事古未有注云浮梁父老言自

來作知縣不買斃器者一人君是也 **巢林一枝** 朱子名

錄曹彬討蜀初克成都獲婦女者彬悉閉於一第竅以度食

且戒左右曰是將御當密衛之泊事罷咸訪其親以還之無者

備禮以嫁之及師還輜重甚多或譖言悉奇貨

也太祖密令伺之圖書也 **廉儉** 馬

子也青產 **品行部** 廉儉

言行錄李沆自奉甚薄所居陋巷垣敗壁不以屑慮家人勸

治居第沆曰念內典以此世界為缺陷安得圓滿如意

安事豐屋哉平生止於賜帶朱子名臣言行錄王旦為太尉有

弟曰甚佳公命係之曰還見住否弟曰係之安得自見公曰自

負重而使觀者稱好無乃勞乎我腰不稱此物亟還之

服禪室不如朱子名臣言行錄張詠寢室中無侍婢服玩

一青幃二十餘年朱子名臣言行錄寇準外奢內儉無聲

破壞益無地起樓臺相公釋文瑩湘山野錄寇萊公歷富貴四

命補葺無地起樓臺相公十年無田園邸舍入觀則寄僧舍或

樓臺遼使至大名問公曰莫是

子史精華卷八十八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